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原名高僧傳

高僧傳 初集

梁·釋慧皎著



高僧傳初集目錄

卷首

序目

卷一

譯經上

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	一
雒陽白馬寺竺法蘭	二
雒陽安清	三
雒陽支婁迦識	七
竺佛朔 安玄 嚴佛調	
支曜 康巨 康孟詳	
魏雒陽曇柯迦羅	九
康僧鎧 曇帝 帛延	

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一〇
-----------	----

支謙

武昌維祇難	一五
-------	----

法立 法巨

晉長安竺曇摩羅刹	一六
----------	----

聶承遠 聶道真

長安帛遠	一七
------	----

帛法祚 衛士度

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一〇
-----------	----

長安僧伽跋澄	一二
--------	----

佛圖羅刹

長安曇摩難提	二三
--------	----

趙正

廬山僧伽提婆	二四
--------	----

僧伽羅叉

長安竺佛念……………二六

江陵辛寺曇摩耶舍……………二七

竺法度

卷二

譯經中

晉長安鳩摩羅什……………三〇

長安弗若多羅……………四一

長安曇摩流支……………四二

壽春石磧寺卑摩羅叉……………四三

長安佛陀耶舍……………四四

京師道場寺佛駄跋陀羅……………四七

河西曇無讖……………五一

道進 安陽侯 道普

法盛 法維 僧表

卷三

譯經下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五八

黃龍釋曇無竭……………六二

建康龍光寺佛駄什……………六三

河西浮陀跋摩……………六四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六五

六合山釋寶雲……………六七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六八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七六

上定林寺曇摩蜜多……………七七

京兆釋智猛……………七九

京師道林寺曷良耶舍……………八一

僧伽達多 僧伽羅多

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八二

阿那摩低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八七

僧伽婆羅

卷四

義解一

晉洛陽朱士行……………九二

竺叔蘭 無羅叉

淮陽支孝龍……………九三

豫章山康僧淵……………九四

康法暢 支敏度

高邑竺法雅……………九五

毗浮 曇相 曇習

中山康法朗……………九五

令韶

燉煌竺法乘……………九六

竺法行 竺法存

剡東岬山竺道潛……………九七

竺法友 竺法蘊

康法識 竺法濟

剡沃洲山支遁……………一〇〇

支法虔 竺法仰

剡山于法蘭……………一〇五

竺法興 支法淵 于法道

剡白山于法開……………一〇六

于法威

燉煌于道邃……………一〇七

剡葛峴山竺法崇……………一〇八

道寶

始寧山竺法義……………一〇九

東莞竺僧度	一一〇
竺慧超	

卷五

義解二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一一三
王嘉	
蒲坂釋法和	一二三
太山竺僧朗	一二三
支僧敦	
京師瓦官寺竺法汰	一二四
曇壹 曇貳	
飛龍山釋僧光	一二五
道護	
荊州上明竺僧輔	一二六
京師瓦官寺竺僧敷	一二七

荊州長沙寺釋曇翼	一二八
僧衛	

卷六

義解三

荊州長沙寺釋法遇	一二九
荊州上明釋曇徽	一三〇
長安覆舟山釋道立	一三一
長沙寺釋曇戒	一三一
於潛青山竺法曠	一三二
吳虎丘東山寺竺道壹	一三三
帛道猷 道寶	
山陰嘉祥寺釋慧虔	一三五
淨嚴	
晉廬山釋慧遠	一三七
蜀龍淵寺釋慧持	一五〇

惠嚴 僧恭 道泓 曇蘭

廬山釋慧永……………一五二

僧融

廬山釋僧濟……………一五四

新陽釋法安……………一五四

廬山釋曇邕……………一五五

吳臺寺釋道祖……………一五六

慧要 曇順 曇詵

法幽 道恆 道授

長安大寺釋僧晫……………一五七

弘覺

彭城郡釋道融……………一五八

長安釋曇影……………一六〇

卷七

義解四

晉長安釋僧叡……………一六二

僧楷

長安釋道恆……………一六三

道標

長安釋僧肇……………一六五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一七〇

寶林 法寶 惠生

京師烏衣寺釋慧叡……………一七三

京師東安寺釋慧嚴……………一七四

法智

京師道場寺釋慧觀……………一七七

僧馥 法業

京師祇洹寺釋慧義……………一七八

僧睿

京師彭城寺釋道淵……………一七九

慧琳

僧莊

京師彭城寺釋僧弼……………一八〇

卷八

東阿釋慧靜……………一八一

義解五

京師祇洹寺釋僧苞……………一八一

宋吳虎丘山釋曇諦……………一八九

法和

壽春石礪寺釋僧導……………一九〇

餘杭方顯寺釋僧詮……………一八三

僧因 僧音 僧威

江陵辛寺釋曇鑑……………一八三

蜀武擔寺釋道汪……………一九二

道海 慧龍 慧恭

普明 道閑

曇泓 道廣 道光

山陰天柱山釋慧靜……………一九四

廬山淩雲寺釋慧安……………一八四

長沙麓山釋法愍……………一九四

淮南中寺釋曇無成……………一八五

僧宗

曇周

京師靈味寺釋僧含……………一八五

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一九五

道舍

靜林 慧隆

江陵琵琶寺釋僧徹……………一八六

丹陽釋梵敏……………一九五

僧籥

京師中興寺釋道溫……………一九六

僧慶 慧定 僧嵩

京師莊嚴寺釋曇斌……………一九八

曇濟 曇宗

京師何園寺釋慧亮……………一九九

下定寺釋僧鏡……………一九九

曇隆

京師靈根寺釋僧瑾……………二〇〇

曇度 玄運

京師興皇寺釋道猛……………二〇一

道堅 慧鸞 慧敷 僧訓 道明

山陰靈嘉寺釋超進……………二〇二

曇機 道憑

吳興小山釋法瑤……………二〇三

曇瑤

京師新安寺釋道猷……………二〇四

道慈 慧整 覺世

京師治城寺釋慧通……………二〇五

齊僞魏濟州釋僧淵……………二〇五

慧記 道登

僞魏釋曇度……………二〇六

京師莊嚴寺釋道慧……………二〇六

玄趣 僧達

京師中興寺釋僧鍾……………二〇八

曇識 曇遷 僧表

僧最 敏達 僧寶

京師天保寺釋道盛……………二〇八

京師湘宮寺釋弘充……………二〇九

法鮮

高昌郡釋智林……………二〇九

京師靈根寺釋法瑗……………二二一

法愛 法常 智興

卷九

義解六

齊蜀齊后山釋玄暢……………二二四

上定林寺釋僧遠……………二二六

道憑 法令 慧泰

荊州竹林寺釋僧慧……………二二九

曇順 慧敞 僧岫

上定林寺釋僧柔……………二二〇

弘稱 僧拔 慧熙

山陰法華山釋慧基……………二二一

僧行 慧旭 道恢

惠永 惠深 法洪

京師謝寺釋慧次……………二二四

僧寶 僧智 法珍 僧響

僧猛 法寶 慧淵

京師何園寺釋慧隆……………二二四

智誕 僧辯 僧賢

道慧 法度

京師太昌寺釋僧宗……………二二五

曇準 法身 法真 慧令 法仙

法最 僧敬 道文 僧賢

京師中寺釋法安……………二二六

慧光 敬遠 光贊

慧韜 道宗

京師中興寺釋僧印……………二二七

慧龍

琅琊嶠山釋法度……………二二七

法紹 僧朗 惠開

法開 僧紹

梁京師治城寺釋智秀……………二二九

僧若 僧璿 道乘

荊州釋慧球……………二三〇

京師靈曜寺釋僧盛……………二三〇

法欣 智敬 法周

僧護 僧韶

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二三一

京師靈味寺釋寶亮……………二二二

道明 僧成 僧寶

上定林寺釋法通……………二二四

智進

京師招提寺釋慧集……………二二六

剡法華臺釋曇斐……………二二六

法藏 明慶

卷十

高僧傳初集目錄

神異上

晉鄴中竺佛圖澄……………二四〇

道進

羅浮山單道開……………二五四

常山竺佛調……………二五五

洛陽耆域……………二五七

洛陽磬錫山鍵陀勒……………二五九

洛陽婁至山訶羅竭……………二五九

襄陽竺法慧……………二六〇

洛陽大市寺安慧則……………二六一

慧持

卷十一

晉長安涉公……………二六三

西平釋曇霍……………二六三

上虞龍山史宗……………二六五

目九

宋京師杯度……………二六七

僧佉 張奴

僞魏長安釋曇始……………二七三

高昌釋法朗……………二七五

智整

岷山通雲寺邵碩……………二七五

江陵琵琶寺釋惠安……………二七七

僧覽 法衡

齊京師枳園寺沙彌釋法匱……………二七八

法楷

荊州釋僧惠……………二七八

慧遠

壽春釋慧通……………二七九

梁京師釋保誌……………二八〇

道香 僧朗

卷十一

習禪篇

晉江左竺僧顯……………二八六

剡隱岳山帛僧光……………二八六

始豐赤城山竺曇猷……………二八七

慧開 慧真

長安釋慧嵬……………二八九

廣漢閭興寺釋賢護……………二九〇

始豐赤城山支曇蘭……………二九〇

蜀石室山釋法緒……………二九一

宋僞魏平城釋玄高……………二九一

慧崇 曇曜

長安寒山釋僧周……………二九七

僧亮

長安太后寺釋慧通……………二九八

餘杭釋淨度……………二九八

始豐瀑布山釋僧從……………二九八

廣漢釋法成……………二九九

京師中興寺釋慧覽……………二九九

荊州長沙寺釋法期……………三〇〇

道果

成都釋道法……………三〇〇

蜀安樂寺釋普恆……………三〇一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三〇二

僧謙 超志 法達 慧勝

武昌樊山釋法悟……………三〇二

道濟

錢塘靈隱山釋曇超……………三〇三

始豐赤城山釋慧明……………三〇四

卷十二

明律篇

宋江陵釋慧猷……………三〇七

吳閑居寺釋僧業……………三〇七

慧光

京師長樂寺釋慧詢……………三〇八

京師莊嚴寺釋僧璩……………三〇八

道表

彭城郡釋道儼……………三〇九

慧曜

江陵釋僧隱……………三〇九

成具

廣漢釋道房……………三一〇

京師閑心寺釋道營……………三一〇

慧祐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三一一

超度

京師多寶寺釋法穎……………三二二

慧文

蜀靈建寺釋法琳……………三二二

京師安樂寺釋智稱……………三二三

聰超

京師建初寺釋僧祐……………三二四

忘身篇

晉霍山釋僧群……………三一九

宋彭城駕山釋曇稱……………三一九

高昌釋法進……………三二〇

僧遵

魏郡廷尉寺釋僧富……………三二一

偽秦蒲坂釋法羽……………三二二

慧始

臨川招提寺釋慧紹……………三二二

僧要

廬山招隱寺釋僧瑜……………三二三

京師竹林寺釋慧益……………三二四

蜀武擔寺釋僧慶……………三二五

齊龍西釋法光……………三二六

法存

交趾仙山釋曇弘……………三二六

卷十四

誦經篇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邃……………三三〇

越城寺釋法相……………三三〇

曇蓋 僧法

山陰顯義寺竺法純……………三三一

蜀三賢寺釋僧生……………三三一

宋剡法華臺釋法宗……………三三二

京師南澗寺釋道罔……………三三二

廬山釋慧慶……………三三三

臨渭釋普明……………三三三

京師道場寺釋法莊……………三三四

京師瓦官寺釋慧果……………三三四

京師東安寺釋法恭……………三三五

僧恭

京師彭城寺釋僧覆……………三三五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三三六

僧念

永興柏林寺釋弘明……………三三六

京師靈根寺釋慧豫……………三三七

法音

上定林寺釋道嵩……………三三八

上定林寺釋超辯……………三三八

法明 僧志 法定

山陰天柱山釋法慧……………三三九

曇遊

京師後岡釋僧侯……………三三九

慧溫

梁上定林寺釋慧彌……………三四〇

法仙

富陽齊堅寺釋道琳……………三四一

興福篇

晉并州竺慧達……………三四二

武陵平山釋慧元……………三四四

竺慧直

京師瓦官寺釋慧力……………三四五

京師安樂寺釋慧受……………三四六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三四六

山陰法華山釋曇翼……………三四七

道敬

豫州釋僧洪……………三四八

京師釋僧亮……………三四八

京師延賢寺釋法意……………三四九

齊南海雲峰寺釋慧敬……………三五〇

南海藏微山釋法獻……………三五〇

上定林寺釋法獻……………三五一

玄暢

梁剡石城山釋僧護……………三五一

京師正覺寺釋法悅……………三五四

卷十五

經師篇

晉中山帛法橋……………三五九

京師建初寺支曇籥……………二五九

京師祇洹寺釋法平……………二六〇

法等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二六〇

道綜 超明 明慧

安樂寺釋道慧……………二六一

謝寺釋智宗……………二六一

慧寶 道詮

齊烏衣寺釋曇遷……………二六一

法暢 道琰

東安寺釋曇智……………二六二

安樂寺釋僧辯……………二六二

白馬寺釋曇憑……………二六三

道光

北多寶寺釋慧忍……………二六四

唱導篇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三六八

慧明

長干寺釋曇穎……………三六九

瓦官寺釋慧璩……………三六九

靈味寺釋曇宗……………三七〇

僧意

靈味寺釋曇光……………三七一

齊興福寺釋慧芬……………三七一

齊福寺釋道儒……………三七二

瓦官寺釋慧重……………三七三

法覺

正勝寺釋法願……………三七三

齊隆寺釋法鏡……………三七五

道親 寶與 道登

高僧傳初集序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尙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奧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訓也，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群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尙。至迺教滿三千，形徧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旣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歷彌遠，世踐六代，

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群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宗。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臺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叙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疏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叙，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于卽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遇覽群作，輒搜檢雜錄。

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歷，地理雜篇，孤文片記，並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勳，或踰越沙險，汎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贊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效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群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諸贊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恆體，始標大意，猶類前序；末辯時人，事同後儀。若間施前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爲論。其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

超絕，及有一分通感，乃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並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匹卷，備贊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藏內高僧傳，凡有四部，此其一也。古本十四軸，今作十六卷，至梁天監中而止。唐釋道宣續之，終于貞觀間，凡四十卷，名曰續高僧傳。宋釋贊寧又續之，迄于端拱之初，凡三十卷，名曰宋高僧傳。至明季沙門如惺輯錄南宋元明大德，僅成六卷，名曰明高僧傳。竊以宋明二傳，命名未恰，蓋宋傳中唐五代人居多，而明傳中宋元人居多也。今酌易其名，于第一部，則曰高僧傳初集，續傳，則曰二集。宋傳，則曰三集。至于明傳，遺漏殊多，未臻完善，擬博採群書，自北宋以迄于今，擇其道行超

卓者，彙爲一編，名曰四集。由斯以降，續續無盡，是所望于將來！
光緒十年夏六月後學楊文會謹識

高僧傳初集序目錄

卷首

序目

卷一

譯經上

正傳十五人
附見二十人

漢維陽白馬寺攝摩騰

維陽白馬寺竺法蘭

維陽安清

維陽支婁迦讖

竺佛朗
支曜
康安
巨文
嚴佛調
康孟祥

魏維陽曇柯迦羅

康僧鑑
曇帝
帛延

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支謙

一
二
三
七
九
一〇

武昌維祇難 法立法巨 一五

晉長安竺曇摩禪利 蘇承遠 蘇遵真

長安帛遠 法祚 衛士度

建業建初寺帛尸梨蜜

長安僧伽跋澄 佛圖羅刹

長安曇摩難提 趙正

廬山僧伽提婆 僧伽羅叉

長安竺佛念

江陵辛寺曇摩耶舍 竺法度

卷二

譯經中 正傳七人 附見六人

晉長安鳩摩羅什

長安弗若多羅

長安曇摩流支

壽春石礪寺卑摩羅叉

長安佛陀耶舍

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

河西曇無讖

道進
盛安
法陽
維侯
僧道
表普

卷三

譯經下

正傳十三人
附見四人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黃龍釋曇無竭

建康龍光寺佛馱什

河西浮陀跋摩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

六合山釋寶雲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

上定林寺曇摩蜜多

京兆釋智猛

京師道林寺曷良耶舍

僧伽達多
僧伽羅多

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

阿那摩低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

僧伽婆羅

卷四

義解一

正傳十四人
附見二十二

晉洛陽朱士行

竺叔蘭 無羅叉

淮陽支孝龍

豫章山康僧淵

康法暢 支敏度

高邑竺法雅

毗浮曇相曇習

中山康法朗

令韶

燉煌竺法乘

竺法行 竺法存

剡東岵山竺道潛

竺法友 竺法蘊
康法識 竺法濟

剡沃洲山支遁

支法虔 竺法仰

剡山于法蘭

竺法興 支法淵 于法道

剡白山于法開

于法威

燉煌于道邃

剡葛峴山竺法崇

道寶

始寧山竺法義

東莞竺僧度 竺慧超

卷五

義解二 正傳十五人
附見九人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王嘉

蒲坂釋法和

太山竺僧朗 玄僧敦

京師瓦官寺竺法汰 曇壹曇貳

飛龍山釋僧光 道護

荊州上明竺僧輔

京師瓦官寺竺僧敷

荊州長沙寺釋曇翼 僧衛

荊州長沙寺釋法遇

荊州上明釋曇徽

長安覆舟山釋道立

長沙寺釋曇戒

於潛青山竺法曠

吳虎丘東山寺竺道壹

帛道猷道實

山陰嘉祥寺釋慧度

淨嚴

卷六

義解三

正傳十人
附見十二人

晉廬山釋慧遠

蜀龍淵寺釋慧持

惠嚴僧恭
道泓曇蘭

廬山釋慧永

僧融

廬山釋僧濟

新陽釋法安

廬山釋曇邕

吳臺寺釋道祖

慧要
法幽
曇順
道曇
授統

長安大寺釋僧碧

弘覽

彭城郡釋道融

長安釋曇影

卷七

義解四

正傳十八人
附見二十人

晉長安釋僧叡

僧楷

長安釋道恆

道標

長安釋僧肇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

寶林
法寶
惠生

京師烏衣寺釋慧叡

京師東安寺釋慧嚴 法智

京師道場寺釋慧觀 僧馥法業

京師祇洹寺釋慧義 僧睿

京師彭城寺釋道淵 慧琳

京師彭城寺釋僧弼

東阿釋慧靜

京師祇洹寺釋僧苞 法和

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江陵辛寺釋曇鑑 道慧
弘海
廣翕
道懣
光恭

廬山凌雲寺釋慧安

淮南中寺釋曇無成 曇問

京師靈味寺釋僧含 道舍

江陵琵琶寺釋僧徹 僧莊

卷八

義解五 正傳二十五人
附見四十二人

宋吳虎丘山釋曇諦

壽春石礪寺釋僧導 僧因 僧晉 僧威

蜀武擔寺釋道汪 普明 道闍

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長沙麓山釋法愍 僧宗

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 靜林 慧監

丹陽釋梵敏 僧篇

京師中興寺釋道溫 僧慶 慧定 僧嵩

京師莊嚴寺釋曇斌 曇濟曇宗

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下定林寺釋僧鏡 曇隆

京師靈根寺釋僧瑾 曇度玄運

京師興皇寺釋道猛 道堅道慧道明慧敷

山陰靈嘉寺釋超進 曇機道憑

吳興小山釋法瑤 曇瑤

京師新安寺釋道猷 道慈慈整覺世

京師冶城寺釋慧通

齊僞魏濟州釋僧淵 慧記道登

僞魏釋曇度

京師莊嚴寺釋道慧 玄趣僧達

京師中興寺釋僧鍾曇識最達僧表

京師天保寺釋道盛

京師湘宮寺釋弘充法鮮

高昌郡釋智林

京師靈根寺釋法瑗法愛法常智興

卷九

義解六正傳十九人
附見六十一人

齊蜀齊后山釋玄暢

上定林寺釋僧遠道憑法令慧泰

荊州竹林寺釋僧慧曇順慧敏僧岫

上定林寺釋僧柔弘稱僧拔慧熙

山陰法華山釋慧基惠僧永行惠深旭道恢

京師謝寺釋慧次僧寶猛法僧寶智法珍僧響

京師何園寺釋慧隆道智慧誕僧辯僧賢

京師太昌寺釋僧宗法曇最準僧敬身道法文眞僧慧賢令法仙

京師中寺釋法安慧慧光道敬宗光贊

京師中興寺釋僧印慧龍

琅琊嶠山釋法度法法開紹僧紹朗惠開

梁京師冶城寺釋智秀僧若僧璿道乘

荊州釋慧球

京師靈曜寺釋僧盛僧法欣智敵法問

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京師靈味寺釋寶亮

道明僧成僧寶

上定林寺釋法通

智進

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剡法華臺釋曇斐

法藏明慶

卷十

神異上

正傳八人
附見二人

晉鄴中竺佛圖澄

道進

羅浮山單道開

常山竺佛調

洛陽耆域

洛陽磐錫山犍陀勒

洛陽婁至山訶羅竭

襄陽竺法慧

洛陽大市寺安慧則慧持

卷十一

神異下正傳十二人
附見九人

晉長安涉公

西平釋曇霍

上虞龍山史宗

宋京師杯度僧佉吒 張奴

僞魏長安釋曇始

高昌釋法朗智整

岷山通雲寺邵碩

江陵琵琶寺釋惠安僧覽 法衛

齊京師枳園寺沙彌釋法匱 法楷

荊州釋僧惠 惠遠

壽春釋慧通

梁京師釋保誌 道香僧朗

卷十二

習禪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十一人

晉江左竺僧顯

剡隱岳山帛僧光

始豐赤城山竺曇猷 慧開慧真

長安釋慧嵬

廣漢閭興寺釋賢護

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蜀石室山釋法緒

宋僞魏平城釋玄高 慧崇曇曜

長安寒山釋僧周 僧亮

長安太后寺釋慧通

餘杭釋淨度

始豐瀑布山釋僧從

廣漢釋法成

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荊州長沙寺釋法期 道果

成都釋道法

蜀安樂寺釋普恆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 法僧達謙慧超勝志

武昌樊山釋法悟道濟

錢塘靈隱山釋曇超

始豐赤城山釋慧明

卷十三

明律

正傳十三人
附見八人

宋江陵釋慧猷

吳閑居寺釋僧業慧先

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京師莊嚴寺釋僧璩道表

彭城郡釋道儼慧曜

江陵釋僧隱成具

廣漢釋道房

京師閑心寺釋道營 慧祐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 超度

京師多寶寺釋法穎 慧文

蜀靈建寺釋法琳

京師安樂寺釋智稱 聰超

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忘身 正傳十一人
附見四人

晉霍山釋僧群

宋彭城駕山釋曇稱

高昌釋法進 僧進

魏郡廷尉寺釋僧富

僞秦蒲坂釋法羽 慧始

臨川招提寺釋慧紹僧要

廬山招隱寺釋僧瑜

京師竹林寺釋慧益

蜀武擔寺釋僧慶

齊隴西釋法光法存

交趾仙山釋曇弘

誦經正傳二十一
人附見十一人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邃

越城寺釋法相曇蓋僧法

山陰顯義寺竺法純

蜀三賢寺釋僧生

宋剡法華臺釋法宗

京師南澗寺釋道岡

廬山釋慧慶

臨渭釋普明

京師道場寺釋法莊

京師瓦官寺釋慧果

京師東安寺釋法恭
僧恭

京師彭城寺釋僧覆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
僧念

永興柏林寺釋弘明

京師靈根寺釋慧豫
法音

上定林寺釋道嵩

上定林寺釋超辯法明僧志法定

山陰天柱山釋法慧曇遊

京師後岡釋僧侯慧溫

梁上定林寺釋慧彌法仙

富陽齊堅寺釋道琳

興福正傳十四人
附見三人

晉并州竺慧達

武陵平山釋慧元竺慧直

京師瓦官寺釋慧力

京師安樂寺釋慧受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山陰法華山釋曇翼道敬

豫州釋僧洪

京師釋僧亮

京師延賢寺釋法意

齊南海雲峰寺釋慧敬

南海藏微山釋法獻

上定林寺釋法獻

玄錫

梁剡石城山釋僧護

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卷十五

經師

正傳十一人
附見九人

晉中山帛法橋

京師建初寺支曇籥

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法等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 道綜超明明慧

安樂寺釋道慧

謝寺釋智宗 慧寶道詮

齊烏衣寺釋曇遷 法暢道孩

東安寺釋曇智

安樂寺釋僧辯

白馬寺釋曇憑 道光

北多寶寺釋慧忍

唱導 正傳十人
附見六人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慧明

長干寺釋曇穎

瓦官寺釋慧璩

靈味寺釋曇宗

僧意

靈味寺釋曇光

齊興福寺釋慧芬

齊福寺釋道儒

瓦官寺釋慧重

法覺

正勝寺釋法願

齊隆寺釋法鏡

道親
寶興
道登

高僧傳初集卷第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上

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爲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爲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爲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卽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維維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誡初傳，未有歸

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維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維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以啓王，王卽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漢維陽白馬寺竺法蘭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旣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旣達維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栴檀像師第四作。旣至維陽，明帝卽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人。後法蘭旣至，衆人追以

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蘭後卒於維陽，春秋六十餘矣。

漢維陽安清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鷄，忽謂伴曰：鷄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僞異之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備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徧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卽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改梵爲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爲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爲漢文，卽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疊疊而不倦焉。高窮理盡性，

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詞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懃。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眞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伸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卽今時世高身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雎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卽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邾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

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並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卽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卽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卽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跽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卽邯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時少年尙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並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旣王種，西域賓旅，皆呼爲安侯，至今猶爲號焉。天竺國自稱

書爲天書，語爲天語，音訓詭譎，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至謬濫，唯高所出，爲羣譯之首。安公以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贊而思焉。余訪尋衆錄，紀載高公，互有出沒。將以權迹隱顯，應廢多端，或由傳者紕繆，致成乖角。輒備列衆異，庶或可論。按釋道安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揚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邾亭廟神，爲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脅，於是而終。桑垣人迺發其所封函，材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邾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荊城東南隅。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麟死於吳末。曇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惠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邾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旣校閱羣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三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

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沈翳。會有南陽韓林、潁川大業、會稽陳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陳惠注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沈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所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爲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於是後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尙已難實，而曇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爲謬諸過乃懸矣。

漢雒陽支婁迦讖

生佛朗
支曜 康安
巨文 嚴佛調
康孟詳

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懃著稱。諷誦羣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遊於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

體云似讖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齋道行經，來適雒陽，卽轉梵爲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舟三昧讖爲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安玄，安息國人，志性貞白，深沈有理致，博誦羣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賞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常以法事爲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爲難繼。調又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經及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爲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

玄趣也。

魏維陽曇柯迦羅

康僧鑑 曇 帝 帛 延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詩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四韋陀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已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房看，遇見法勝毗曇，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慙慙重省，更增惛漠。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覩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鉤深，別有精要。」於是齋卷入房，請一比丘略爲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至維陽。於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時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羅後不知所

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亦以嘉平之末，來至雒陽，譯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雒陽，譯出曇無德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許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不知所終。

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支謙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勵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謙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徧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於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

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從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並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恆，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卽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靖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

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權自手執瓶，瀉於銅盤，舍利所衝，盤卽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碓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碓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卽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義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於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昱曰：玄化旣孚，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

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卽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爲，卽祈祀諸廟，永不差愈。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爲大神。皓心遂悟其語意，故采女卽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於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會卽隨入，皓見，問罪福之由。

會爲數析，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祕，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臥，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卽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兇麤，不及妙義，唯敍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並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夢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卽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誘肅然毛豎，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於今。孫綽爲之贊曰：會公蕭瑟，實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厲此幽夜，

振彼尤黜，超然遠詣，卓矣高出。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答：「康會感瑞，大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皓也。

吳武昌維祇難

法立法巨

維祇難，本天竺人也。世奉異道，以火祀爲上。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逼暮，欲寄難家宿。難家既事異道，猜忌釋子，乃處之門外，露地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之火，歟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稽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難既覩沙門神力勝己，卽於佛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爲道，依此沙門以爲和尙。受學三藏，妙善四含，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齋曇鉢經梵本，曇鉢者，卽法句經也。時吳士共請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爲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在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爲五卷。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

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亂，多不復存。

晉長安竺曇摩羅刹

薛承遠 薛道眞

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徧學，貫綜詰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齋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爲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爲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勸，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恆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眞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爲之像讚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令穹谷，枯泉

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傾拔玄致。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匹巨源。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爲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法，護公出經，多參正文句，超日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文偈，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此。承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此君父子，比辭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居燉煌，死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

晉長安帛遠

帛法祚 衛士度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

啓父出家。辭理切志，父不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儻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乃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顥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至閑晨靜夜，輒談講道德。於時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祖見群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爲己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加譏構。祖行至汧縣，忽語諸道人及弟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輔使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已後，與張輔爲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下，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崤嶺之右，奉之若神。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

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讎。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帳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群胡既雪怨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豐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棲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既博涉多閑，善通梵漢之語，常譯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言：別譯數部小經，值亂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博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志堅貞，以死爲誓，遂爲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般

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爲武都氏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有優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之人，陸沈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爲心。當其亡日，清淨澡漱，隱几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屍臥，奄然而卒。

晉建康建初寺帛尸黎蜜

帛尸黎蜜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闇軌太伯，旣而悟心天啓，遂爲沙門。蜜天姿高朗，風神超邁，直爾對之，便卓出於物。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襟致契。導嘗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令卞望之亦與蜜致善，須臾望之至，蜜乃歛襟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蜜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爲蜜作頌，久之

未得，有云尸黎蜜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嗟絕歎，以爲標題之極。大將軍王處冲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蜜，疑以爲失鑒。及見蜜，乃欣振奔至，一面盡虔。周顓爲僕射，領選，臨入過造蜜，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眞令人無恨也！」俄而顓遇害，蜜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陵雲；次誦呪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旣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蜜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以爲佳言。」蜜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蜜雖因傳譯，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蜜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蜜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於今。晉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少見高座，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珉師事於蜜，乃爲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爲先中國，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胤，行乎殊俗之禮，以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羣之才，或侔乎茲；故知天授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已來，

唯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性純至，非爲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儔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蜜常在石子岡東行頭陀，旣卒，因葬於此。成帝懷其風，爲樹刹冢所。後有關右沙門來遊京師，乃於冢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晉長安僧伽跋澄

佛圖羅刹

僧伽跋澄，此云衆現，罽賓人。毅然有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衆典，特善數經，闇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苻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旣至長安，咸稱法匠焉。苻堅祕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嘗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禮供，請釋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爲梵文，佛圖羅刹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爲晉本，以僞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齋婆須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

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惠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趺澄戒德整峻，虛靜離俗。關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刹，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閑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苻世。

晉長安曇摩難提

趙正

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人。韶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徧觀三藏，闇誦增一阿含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徧涉諸國。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入。以苻氏建元中，至於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苻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羣經未有四含，堅臣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沖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法情深，忘身爲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義學僧，請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含。並先所出毗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惠嵩筆受，自夏迄春，縣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其時也，苻堅初敗，羣鋒互起，戎妖縱暴，民

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維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爲僞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爲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闢。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苻堅末年，寵惑鮮卑，惰於治政。正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蔭，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晉廬山僧伽提婆

僧伽羅叉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罽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爲入道之府也。爲

人僞朗有深鑒，而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忘。苻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萬言。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次，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東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維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傳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概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曇及廣說衆經。頃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勲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卽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法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來遊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扶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旣至，珣卽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旣精，辭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僧珍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僧珍所得云何，答曰：

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數析之明，易啓人心如此。其年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闍賓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爲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河洛左右，所出衆經百餘萬言。歷遊華梵，備悉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晉長安竺佛念

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外和內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麤涉外典，其蒼雅詁訓，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釋。故義學之譽雖闕，洽聞之聲甚著。苻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正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爲晉，質斷疑義，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爲譯，數析研覈，二載乃竟。二含之顯，念宣譯之功也。自世高支謙已後，莫踰於念。自苻姚二代，爲譯人之宗。故關中僧衆，咸共嘉焉。其後續自出菩薩瓔珞

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治定意多未盡遂爾遘疾卒於長安遠近白黑莫不歎惜矣。

晉江陵辛寺曇摩耶舍

竺法度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勵賓人少而好學年十四爲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慧。該覽經律明悟出羣。陶思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虎兇。獨處思念動移宵日。常於樹下每自剋責。年將三十尙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日不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叉天王語之曰。沙門當觀方弘化曠濟爲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強求死而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旣而踰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號爲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諮受佛法耶舍爲說佛生緣起並爲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來入長安時姚興僭號甚崇佛法耶舍旣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來入關中同氣相求。

宛然若舊。因共出舍利弗阿毗曇，以僞秦弘始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僞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爲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於辛寺，大弘禪法。其有味靜之賓，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一弟子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外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其室。又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矇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度初爲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唯禮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竣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等諸尼，習其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初集卷第一

音釋

鋒鏑

鋒，丁歷切，劍鋒也。鏑，丁歷切，箭鏑也。

惜

於金切。

維

興洛同。

僞

祖陵切，與俊同，英傑也。

薨

呼肱切。王公死，曰薨。

躋

無匪切。躋，不倦也。躋，不。

郟

居雄切。郟，亭。

名。湖

跪

渠委切，跪也。欸，許勿切，忽也。

熾

徒昆切。熾，煌煌，郡名。

勸

與倦同。

汧

輕煙切，水名，出扶風汧縣。

崕

胡交切。崕，崕切。崕，胡交切。

顓

牛堂切。日。

碑

日、音密。碑，丁泥切。金日碑，人名。

廁賓

梵語也，此云賤種。廁，居刈切。

齧

徒聊切，齧齒也。

莢

直良切。

闌

衣廉切。

覈

下革切，考實也。

兕

序姊切。似牛一角獸也。

高僧傳初集卷第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中

晉長安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倜儻不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解，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鱗，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旣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梨大寺名德旣多，又有得道之僧，卽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異。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久之，什母樂欲出

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求離俗，誓至落髮，不啜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緜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嘗進，卽勅人爲除髮，乃下飲食。次旦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旣過，師授其義，卽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攜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頭河，至罽賓，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卽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博。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卽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含，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卽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腊一雙，粳米、麪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攜還龜茲，諸國皆聘以重爵，

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彌，若至年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鞠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爲也。」止可才明，僞藝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卽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強；二、龜茲王必謂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卽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又博覽四韋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算，莫不畢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厲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莎車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請從而爲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弟字須耶利蘇摩，蘇摩才技絕倫，專

以大乘爲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彌至。蘇摩後爲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怪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破壞諸法？答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什旣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鋤石爲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頃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卽龜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旣至，以二義相檢，卽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之能抗。時王女爲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奧。什爲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眞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

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矇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於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是魔所爲，誓心踰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以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祕奧。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卽爲師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尙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績師績繇，極令細好，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麤，績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

付績師，師亦效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爲師。言和尚是我大乘師，我是和尚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儔，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旣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時苻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於正殿引見，二王因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乃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苻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卽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剋龜茲，卽馳驛送什。光軍未到，什謂龜

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旣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尙少，乃凡人戲之，强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旣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皆殄滅。光至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纂敗績於合黎，俄

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輕還，復爲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又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爲，蓋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旣而又治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己修德以答天威。纂不納，與什博戲，殺某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旣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聞其高名，虛心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

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襄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於廟庭，逍遙園葱變爲茝，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勸。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繆，皆由先譯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鵠、僧遷、法欽、道流、道恆、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恆伏，莫不欣讚。興以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爲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勸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讚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

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釋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凡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於時四方義士、萬里必集。盛業久大、於今式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構文外、每恐言外、入關請決。廬山釋慧遠、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疑義多端、乃封以諸什、語見遠傳。初、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爲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爲善。凡觀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爲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乘、志存數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並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爲人神情鑒徹、傲岸出羣、應機

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已來，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僞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卽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語，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爲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爲名焉。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錄中，猶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

晉長安弗若多羅

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華，罽賓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爲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階聖果。以僞秦弘始中，振錫入關，秦主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聞多羅旣善斯部，咸共思慕，以僞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遺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未卒，而匠人逝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

晉長安曇摩流支

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關尤多，頃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其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爲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齎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爲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吝，若能爲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澡懷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覆，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旣而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

於涼土未詳。

晉壽春石澗寺卑摩羅叉

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沈靜有志力，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弘闡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烏纏。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弘經藏，又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流沙，冒險東渡，以僞秦弘始八年達自關中。什以師禮敬待，又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又乃出遊關左，逗於壽春，止石澗寺。律徒雲聚，盛闡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義要，改名善誦。又後齋往石澗，開爲六十一卷，最後一誦，改爲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新寺夏坐，開講十誦，既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弘，又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旨，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爲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傳寫。時聞者諺曰：卑羅鄙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爲後

生法矣。又養德好閑，棄誼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爲人眼青，時人亦號爲青眼律師。

晉長安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攣，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卽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殯，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恆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少堪己師，故不爲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戒，莫爲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爲沙彌。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綜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恆以讀誦爲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不覺虛中過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

王不忿，請三千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磨弗多，此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訓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卽位。時苻堅遣呂光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裹糧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卽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縣，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

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卽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旣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旣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幾愼，重信敦喻，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於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尙未操筆。耶舍旣至，共相徵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賞要。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婆沙。旣爲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臥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爲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僞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疑其遺謬，乃試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卽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並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矚耶舍布絹萬疋，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矚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

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晉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嘗商旅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脩耶利，此云法日，父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爲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天也。及受具戒，修業精懃，博學羣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眞匠，發悟莫由！卽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曰：有佛馱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梨城，族姓

相承，世遵道學。其童齠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先時亦在屬賓，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者，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緜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舶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舶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舶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卽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秦太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羣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唯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羣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

爾！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寶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爲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旣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靜者並聞風而至。但染學有淺深，所得有濃淡，澆僞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卽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黷。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怡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碧道恆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旣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爲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

人。姚興聞去，悵恨，乃謂道恆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舶主，既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船，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屈於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卽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軌率素，不同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弼與沙門寶林書曰：道場禪師，甚有

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到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卽請賢爲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業、慧義、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梵，妙得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請賢譯爲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晉河西曇無讖

道法進
盛法安陽侯
維僧道普表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讖。蓋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遭父憂，隨母傭織，銍毳爲業。見沙門達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羨之，故以讖爲其弟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群，誦經日得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酬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議論議，習業旣異，交諍十旬，讖雖攻難

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讖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卽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讖尋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爲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不違大義，何爲見怒？傍人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鄰國聞者皆歎王德。於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讖以久處致厭，乃辭往鬪賓，齎大涅槃前分十卷，並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讖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旦讖持經去，不以爲

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讖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卽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惠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讖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言。讖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闐，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爲三十三卷。以僞玄始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裘方竟。卽宋武永初二年也。讖云：此經梵本三萬五千偈，於此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讖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讖卽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讖之力也。遜益

加敬事。至遜僞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枹罕，以世子興國爲前驅，爲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勃勃，後爲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爲亂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卽欲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爲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識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時魏虜拓跋燾聞識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識，便卽加兵。」遜旣事識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僞太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識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秘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譙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蕃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見蹙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識，而今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主款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顯嘉殊禮。而王以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美，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爲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

弘文所知，弘文者，遜所遣聘魏之使也。遜曰：太常口美如蘇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既咨識不遣，又迫魏之強。至遜義和三年三月，識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乃密圖害識，僞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識乃流涕告衆曰：識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白遠近，咸共嗟焉！旣而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劍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初，識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識受菩薩戒。識云：且悔過，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識求受。識忽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禪且定，卽於定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識說之，未至數十步，識驚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爲汝作證。次第於佛像前，爲說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譽關西，當進感戒之夕，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臘，求爲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法，迄至於今，皆識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識所傳譯，疑識或非。

凡也。蒙遜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爲人強志疏通，涉獵書記。因讖入河西，弘闡佛法，安陽乃銳意內典，奉持五禁。所讀衆經，卽能諷誦，常以爲務學多聞，大士之盛業。少時，嘗度流沙，至于闐國，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馱斯那，諮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號爲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秘要治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旣而東歸，於高昌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卽譯出禪要，轉爲晉文。及僞魏吞併西涼，乃南奔於宋，晦志卑身，不交世務。常遊止塔寺，以居士自卑。初出彌勒觀音二觀經，丹陽尹孟覲見而善之，深加賞接。後竹園寺慧濬尼，復請出禪經，安陽旣通習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爲五卷。頃之，又於鍾山定林寺，譯出佛母般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絕妻孥，無欲榮利，從容法侶，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後遭疾而終。讖所出諸經，至元嘉中方傳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尋涅槃，後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遣沙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郡，舶破傷足，因疾而卒。道普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高

昌人經遊西域，徧歷諸國。供養尊影，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覲。善能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時高昌後有沙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釋僧表，並經往佛國云。

高僧傳初集卷二

音釋

倜儻

倜，他歷切。儻，他曠切。倜儻，卓異也。

龜茲

龜，音丘。茲，國名。

繫

於孩切，面黑子。

娉

匹正切，娶間也。

挫

側臥切，摧也。

腊

思亦切，乾肉也。

毬

渠竹切。毬，上侯切，銅屬，似金。

纂

作管切。

莖

昌亥切，香草也。

紕繆

紕，匹夷切，疏也。繆，匹夷切，疏也。

碧

良灼切。

舛

昌亮切，相背也。

嘔噦

嘔，鳥後切。

切，吐也。嘔，於月切，嘔也。

攀蹙

攀，呂員切，手拘攀也。蹙，必益切，足不能行也。

殯

疾智切，鳥獸殘骨曰殯，又死人骨也。

媵

以證切，從嫁女也。

瞋

梵語達瞋，此云財施。瞋，初覲切。

舶

旁陌切，大船也。

纜

盧厥切，維舟索也。

躓

徒谷切，痛怨而誇也。

毳毼

欽，他合切。毼，都騰切，欽毼，毛席也。

覲

徒歷切，見也。

高僧傳初集卷第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下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齟齬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得，爲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畢，仍卽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卽還，賊棄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

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準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於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冥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險，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迹，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

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路窮幽梗，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麤素，而神氣雋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於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效。沙門爲起龍舍，並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徧，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旣而附商人犬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衆皆惶遽，卽取雜物棄之。顯恐

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皆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僂俛而止。旣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卽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者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者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駄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顯旣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

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宋黃龍釋曇無竭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爲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齎旛蓋供養之具，發迹此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冰萬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煙爲幟，後人見煙，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煙，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

河，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親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駄多羅，此云覺救，彼方咸云已證聖果。無竭請爲和尚，漢沙門志定爲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旣空曠，唯齎石蜜爲糧。同侶而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死，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齎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恆河，復值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誠心所感，在險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迹，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於京師，後不知所終。

宋建康龍光寺佛駄什

佛駄什，此云覺壽，罽賓人。少受業於彌沙塞部僧，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屆於揚州。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法顯遷化。

京邑諸僧，聞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於龍光寺，譯爲三十四卷，稱爲五分律。什執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爲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筆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爲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所終。

宋河西浮陀跋摩

浮陀跋摩，此云覺鎧，西域人也。幼而履操明直，聽悟出群，習學三藏，偏善毗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爲心要。宋元嘉之中，達於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用強慤，少遊葱右，徧歷諸國，得毗婆沙梵本十有萬偈，還至姑臧，側席虛襟，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爲翻譯。時蒙遜已死，子牧犍襲位，以犍承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卽宋元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閑豫宮中，請跋摩譯焉。泰卽筆受，沙門慧嵩、道朗與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再周方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爲之作序。有頃，魏虜拓跋燾西伐姑臧，涼土崩亂，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十卷，今唯有六十卷存焉。跋摩避亂

西反，不知所終。

宋京師枳園寺釋智嚴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懃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天陀羅精舍，從佛馱先比丘，諮受禪法。漸染三年，功踰十載。佛馱先見其禪思有緒，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始不輕秦類，敬接遠人。時有佛馱跋陀比丘，亦是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令傳法中土。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越沙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安大寺。頃之，跋陀橫爲秦僧所擯，嚴亦分散，憩於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勵力精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剋捷旋旆，塗步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止三僧，各坐繩牀，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問不與言。恢心敬精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恢卽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旣屢請慊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

懷素篤，禮事甚殷，還都，卽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諠塵，恢乃爲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卽枳園寺也。嚴前還於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等經。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伏。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聞鬼相語，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恆見鬼來，吁呵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群鬼迸散。嚴旣進，爲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滯著。稟性沖退，不自陳敘，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鬪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之處，各有其所。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

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耳。

宋六合山釋寶雲

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家，精懃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爲名。而求法懇惻，忘身徇道，志欲躬覩靈迹，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懃苦艱危，不以爲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備覩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禮。雲在外域，徧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詰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馱跋陀業禪師進道，俄而禪師橫爲秦僧所擯，徒衆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絕域，莫不披襟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梵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苻姚二代顯出衆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

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讚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悟，禮事供養，十室而九。頃之道場慧觀臨亡，請雲還都總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

宋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國。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父僧伽阿難，此言衆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備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

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胄。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群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衆。林棲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眞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卽奉命受戒。漸染旣久。專精稍篤。頃之。鄰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群臣曰。吾欲躬棲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群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兇強。恃嶮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愍命。敢以死請。伸其悃幅。王不忍固違。乃就群臣請。

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尚。二願盡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群臣歡喜，僉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爲呪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邇。隣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餐稟。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卽勅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儁等，往彼祈請，並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多伽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舶，欲向一小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云：業行風所吹，遂至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峙，峰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耆闍，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汙。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

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抒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亘室瀾漫，生青蓮華。沙彌驚恐大呼，往逐師子，豁無所見，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勅觀等，復更敦請，乃汎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於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慙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帝乃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

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眞謂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乃勅住祇洹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講法華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矚往還，肩隨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逸。或時假譯人，而往復懸悟。後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本，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請外國伊葉波羅，譯出雜心，至擇品而緣礙，遂輟。至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成十三卷。並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十四戒等，凡二十六卷，並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分學宋語，別因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華布席，唯跋摩所坐，華彩更

鮮，衆咸崇以聖禮。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閣，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未終之前，預告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對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卽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卽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四部鱗集，香薪成穰，灌之香油，以燒遺陰，五色燄起，氛氤麗空。是時天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尼，悲泣望斷，不能自勝。初跋摩至京，文帝欲從受菩薩戒，會虜寇侵疆，未及諸稟，奄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彌深。乃令衆僧譯出其遺文云：

前頂禮三寶，淨戒諸上座，
濁世多詔曲，虛僞無誠信。
懷嫉輕有德，是以諸賢聖，
現世晦其迹。我求那跋摩，
命行盡時至，所獲善功德，
今當如實說。不以詔曲心，
希有求名利，爲勸衆懈怠，

增長諸佛法。大法力如是，仁者咸諦聽！我昔曠野中，初觀於死屍，
臃脹蟲爛壞，臭穢膿血流，繫心緣彼處，此身性如是。常見此身相，
貪蛾不畏火，如是無量種，修習死屍觀。放捨餘聞思，依止林樹間，
是夜專精進，正觀常不忘。境界恆在前，猶如對明鏡，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寂靜，輕身極明淨，清涼止是樂，增長大歡喜，則生無著心。
變成骨鎖相，白骨現在前，朽壞肢節離，白骨悉磨滅，無垢智熾然，
調伏思法相，我時得如是，身安極柔濡。如是方便修，勝進轉增長，
微塵念念滅，壞色正念法。是則身究竟，何緣起貪欲？知因諸受生，
如魚貪鉤餌。彼受無量壞，念念觀磨滅，知彼所依處，從心猿猴起，
業及業報果，依緣念念滅，心所知種種，是名別相法。是則思慧念，
次第滿足修，觀種種法相，其心轉明了。我於爾炎中，明見四念處，
律行從是竟，攝心緣中住。苦如熾然劍，斯由渴愛轉，愛盡般涅槃，

普見彼三界。死炎所熾然，形體極消瘦，喜息樂方便，身還漸充滿。
勝妙衆相生，頂忍亦如是，是於我心起，眞實正方便，漸漸略境界，
寂滅樂增長，得世第一法，一念緣眞諦，次第法忍生，是謂無漏道，
妄想及諸境，名字悉遠離，境界眞諦義，除惱獲清涼，成就三昧畢，
離垢清涼緣，不涌亦不沒，淨慧如明月，湛然正安住，純一寂滅相，
非我所宣說，唯佛能證知，那波阿毗曇，說五因緣果，實義知修行，
名者莫能見，諸論各異端，修行理無二，偏執有是非，達者無違諍，
修行衆妙相，今我不宣說，懼人起妄想，誑惑諸世間，於彼修利相，
我已說少分，若彼明智者，善知此緣起，摩羅婆國界，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山寺，道迹修遠離，後於師子國，村名劫波利，進修得二果，
是名斯陀含，從是名留難，障修離欲道，見我修遠離，知是處空閑，
咸生希有心，利養競來集，我見如火毒，心生大厭離，避亂浮於海，

闍婆及林邑。業行風所飄，隨緣之宋境，於是諸國中，隨力興佛法。無問所應問，諦實眞實觀，今此身滅盡，寂若燈火滅。

宋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

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天竺人也。少而棄俗，清峻有戒德，善解律藏，尤精雜心。以宋元嘉十年，步自流沙，至於京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事之，號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令許桑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以跋摩行道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養，以表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之奉誠是也。跋摩行道諷誦，日夜不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明於戒品，將爲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衆乃請跋摩爲師，繼軌三藏。時祇洹慧義擅步京邑，謂爲矯異，執志不同，親與跋摩拒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證明允，旣德有所歸，義遂迴剛，靡然推伏。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廣設齋供。四衆殷盛，傾於京邑。慧觀等以跋摩

妙解雜心，諷誦通利，先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卽以其年九月，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寶雲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校，一周乃訖。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爲志，不滯一方，旣傳經事訖，辭還本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隨西域賈人舶還外國，莫詳其終。

宋上定林寺曇摩蜜多

曇摩蜜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爲人沈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連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旦卽勅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蜜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蜜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蜜多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主去矣。王惕然驚覺，旣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渡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地，

建立精舍，植柰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爲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頃之，沿流東下，至於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洹。蜜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訊。自宋文袁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戒椒掖。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卽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顗深信正法，以三寶爲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右，請與同遊，乃於鄞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蜜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以爲鍾山鎮岳，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土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

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卽神足弟子，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蜜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於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蜜多之發闢賓也，有迦毗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蜜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卽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卽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於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於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衆，行哭相趨，仍葬於鍾山宋熙寺前。

宋京兆釋智猛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稟性端明，厲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繼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爲萬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僞秦弘始六年甲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迹長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涼州城，出自陽關，西入流沙，陵危度險，有過前

倍。遂歷鄯善龜茲于闐諸國，備矚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蔥嶺，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百里，至波淪國，同侶竺道嵩又復無常，將欲闔毗，忽失屍所在。猛悲歎驚異，於是自力而前，與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到罽賓國。國有五百羅漢，常往反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土，爲說四天下事，具在猛傳。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畫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惟羅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迹，炳然具存。又覩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宗，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於是便反。以甲子歲

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於涼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卒於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迹，時屆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宋京師道林寺曇良耶舍

僧伽達多
僧伽羅多哆

曇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欲，善誦阿毗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門專業。每一禪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傳化諸國。以元嘉之初，遠冒沙河，萃於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禪法，沙門僧含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壽觀，含卽筆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秘術，淨土之洪因，故沈吟嗟味，流通宋國。平昌孟顓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顓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憩江陵。元嘉十九年，西遊岷蜀，處處弘道，禪學成群。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又有天竺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哆等，並禪學深明，來遊宋

境達多嘗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有群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終於建業。僧伽羅多哆，此云衆濟，以宋景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宴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十年，卜居鍾阜之陽，剪棘開榛，立精舍，卽宋熙是也。

宋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

阿那摩低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算，醫方呪術，靡不該博。後遇見阿毗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卽投簪落髮，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爲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採取經匣，卽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誦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三寶，則長得

相見。其父感其言至，遂棄邪從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並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使迎接。既至京都，勅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慰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而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深加崇敬。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並師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諮析，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卽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經一卷，無量壽一卷，泥洹、央掘魔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等經等，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並前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

懷愧歎。卽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卽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起，語義皆通，備領宋言。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提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卽脫衲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王玄謨督軍梁山，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卽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旣染疊戾，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誰爲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等，並是驅逼，貧道所

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初跋陀在荊州十載，每與譙王書疏，無不記錄。及軍敗檢簡，無片言及軍事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乞願，願爲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爲開三間房，後於東府謙會，王公畢集，勅見跋陀，時未及淨髮，白首皓然。世祖遙望，顧謂尙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有一在。卽應聲答曰：貧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愧罔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勅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旣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卽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

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卽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勦見慰勞，矚施相續。跋陀自幼已來，蔬食終身，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念，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禺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武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恆於樹下坐禪，及曉經律，時人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數徧，經於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禮焉。永明末，卒於所住。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 僧伽婆羅

求那毗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弱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
懃於諷誦。諳究大小乘，將二十萬言，兼學外典，明陰陽，占時驗事，徵兆非一。齊建元
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
竺國，抄脩多羅藏中要切譬喻，撰爲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誦，兼明
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爲齊文，凡有十卷。誦百句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
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絕，及其宣流，世咸稱美。毗地爲人弘厚，故萬里歸集，
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悉爲營法。於建業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
堂整飾。以齊中興二年冬，終於所住。梁初，復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潔，
善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禮接，勅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古雲館中，譯
出大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凡十部三十三卷，使沙門釋寶唱、袁曇允等執筆受，現
行於世。

論曰：傳譯之功尙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來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地等，並具足任持八萬法藏，弘道濟人，功用彌博，聖慧日光，餘輝未隱。是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磨尸梨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皆祖述四含，宗軌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委藪、譬頭，別於方等深經，領括樞要，源發般若，流貫雙林。雖曰化洽窪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令三寶載傳，輪轉未絕，是以五百年中，猶稱正法在世。夫神化所被，遠近斯屆，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恆國。直丹之與迦維，雖路絕葱河，里踰數萬，若以聖之神力，譬猶武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爲浮屠之主，或號爲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道來化，挾策孤征，艱苦必達，傍峻壁而臨深，躡飛絙而度險，遺身爲物，處難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與聞，蓋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謙、康會、竺護等，並異世一時，繼踵弘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隔，自非精括詁訓，領會良難。屬有支謙、聶承遠、竺佛念、釋寶雲、竺叔蘭、無羅叉等，並

妙善梵漢之音，故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旨分明，然後更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曰：隨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語，蓋斯謂也。其後鳩摩羅什、碩學鉤深、神鑒奧遠，歷遊中土，備悉方言。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更臨梵本，重爲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一。時有生融、影觀、嚴觀、恆肇，皆領悟言前，辭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鬱爲稱首。是時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寶，城塹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遐邇煙萃。三藏法門，有緣必覩，自像運東遷，在茲爲盛。其佛賢比丘江東所譯華嚴、大部、曇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諸師所出四含、五部、毘婆沙等，並皆言符法本，理愜三印。而童壽有別室之逼，佛賢有擯黜之迹，考之實錄，未易詳究。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漓，故所感見，爰至於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珪璋一玷也。又世高無識，法祖法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務，而皆不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羅漢雖諸漏已盡，尙有貫腦之厄；比干雖忠謹竭誠，猶招賜劍之禍；匪其然乎？聞有竺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而與三藏乖越，食用銅鉢，本非律

儀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懺法所無。且法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晚值曇摩耶舍，又非專小之師，直欲豁罄其身，故爲矯異。然而達量君子，未曾迴適，尼衆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愜，事迹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扞背，見變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義，卽斯謂也。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千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或望煙渡險，或附杙前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法顯智猛，智嚴法勇等，發迹則結旅成群，還至則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墮學之辭，匪曰通方之訓，何者？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豈可斷以胷襟，而不博尋衆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翳箱匣，甘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用，豈不惜哉？若能貫採禪律，融治經論，雖復祇樹息蔭，玄風尚啓，娑羅變葉，佛性猶彰，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勛歟。

贊曰：

頻婆揅唱，

疊教攸陳，

五乘競轉，

八萬彌綸。

周星隱曜，

漢夢通神，

騰蘭識什，

徇道來臻。

慈雲徙蔭，

慧水傳津，

俾夫季末，

方樹洪因。

高僧傳初集卷第三

音釋

𩇛

居良切。

𩇛

初觀切，駁齒也。

紲

古恆切，大索也。

杙

與織切，櫟也。

慄

古火切，慄，敢勇也。

惛

惛，卷本切。

惛

惛，至誠也。惛，拍通。

詔

別物正切，辨別物名也。

鄭

莫候切，縣名。

鄴

時戰切，鄴善，國名。

哆

丁可切。

髻

此宰切，髻也。

艦

下斬切，戰船也。

詰

果五切，訓故言也。

高僧傳初集卷第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一

晉洛陽朱士行

竺叔蘭 無羅叉

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歡沮不能移其聲。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卽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旣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爲地主，若不禁之，將亂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卽不聽。齎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爲證。王卽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

言已投經火中，火卽爲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本，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叔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於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厲專精，深崇正法，博究衆音，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叉比丘，西域道士，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爲晉文，稱爲放光般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五部，校爲定本，時未有品目，舊本十四匹，縑今寫爲二十卷。士行遂終於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闍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眞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散形於闐，此之謂也。

晉淮陽支孝龍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爲心要。陳留阮瞻、潁川庾凱，並結知音之友。世人呼爲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爲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

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時竺叔蘭初譯放光經，龍旣素樂無相，卽得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爲之讚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盤桓孝龍，剋邁高廣。物競宗歸，人思效仰。雲泉彌漫，蘭風盼響。

晉豫章山康僧淵

康法暢

支敏度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於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般若，卽大小品也。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爲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聰哲有譽，著傳譯經錄，今行於世。淵雖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處。常乞匄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衛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深遠之理，卻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觀。瑯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

深則不清，時人以爲名答。後於豫章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松竹鬱茂，名僧勝達，響附成群。常以持心梵天經，空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尙學之徒，往還填委。後卒於寺焉。

晉高邑竺法雅

毗浮 曇相 曇習

竺法雅，河間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仕子，或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及毗浮曇相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彩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爲趙太子石宣所敬云。

晉中山康法朗

令韶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經，見雙樹鹿苑之處，鬱而歎曰：吾已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誓往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趾張掖，西過流沙，行經

三日，路絕人蹤。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沒人，中有敗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舉房臭穢。朗謂其屬曰：「出家同道，以法爲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朗乃停六日，爲洗浣供養。至第七日，見此房中皆是香華，乃悟其神人，因語朗云：「比房是我和尚，已得無學，可往問訊。」朗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作大法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專精道業。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終。孫綽爲之讚曰：「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問問，能韜其光，敬終慎始，研覈微章，何以取證，冰堅履霜。朗弟子令韶，其先鴈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心出家，事朗爲師，思學有功，特善禪數，每人定，或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鑿穴宴坐，朗終後，刻木爲像，朝夕禮事。孫綽正像論云：「呂韶凝神於中山，卽其人也。」

晉燉煌竺法乘

竺法行

竺法存

竺法乘，未詳何許人。幼而神悟超絕，懸鑒過人，依竺法護爲沙彌。清眞有志氣，護甚嘉焉。護旣道被關中，且資財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僞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未及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卽語客曰：和尚意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尚道德何如耳。護曰：吾亦以爲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錢之意。於是師資名布遐邇。乘後西到燉煌，立寺延學，忘身爲道，誨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禮，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後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比王濬沖。論云：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準。高士季顒爲之贊傳。乘同學竺法行、竺法存並山棲履操，知名當世矣。

晉剡東岬山竺道潛

竺法友

竺法蘊

康法識

竺法濟

竺道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眞爲師。元眞早有才解之譽。故孫綽讚曰：索索虛衿，翳翳閑沖，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矇，懷抱之內，豁爾每融。潛伏膺已後，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

化，譽洽西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既蘊深解，復能善說，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五百。晉永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恆著屐至殿內，時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及中宗肅祖昇霞，王庾又薨，乃隱迹剡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侶山門。潛優游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外兼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慇懃徵請，潛以詔旨之重，暫遊宮闕。卽於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於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爲至德，以潛是道俗標領，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頂戴兼常，迄乎龍飛，虔禮彌篤。潛常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恢，恢嘲之曰：道士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貧道見爲蓬戶。司空何次道，懿德純素，篤信經典，每加祇崇，遵以師資之敬，數相招請，屢興法禮。潛雖復從運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還剡之岬山，遂其先志。於是逍遙林阜，以畢餘年。支遁遣使求買岬山之側沃洲小嶺，欲爲幽棲之處。潛答云：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與高驪道

人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俱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閒，今在剡縣之岬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棲皓然，遐邇有詠。以晉寧康二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武詔曰：潛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清貞，棄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篤勲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遷化，用痛於懷，可賻錢十萬，星馳驛送。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論云：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靈肆意放蕩，以宇宙爲小，雖高棲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時岬山復有竺法友，志業強正，博通衆典，嘗從潛受阿毗曇，一宿便誦。潛曰：經目則諷，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興大晉者，必取汝爲五百之一也。年二十四，能便講說，後立剡縣城南法臺寺焉。竺法蘊，悟解入玄，尤善放光般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譽，而以草隸知名。嘗遇康昕，昕自謂筆道遇識，識共昕各作王右軍草，傍人竊以爲貨，莫之能別，又寫衆經見重。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爲之讚，不復具抄。

晉剡沃洲山支遁

支法虔 竺法仰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大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儻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爲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沈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歎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爲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群儒舊學莫不歎伏。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爲吳興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此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既還剡，經由於郡，王故往詣遁，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勸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彌，奚爲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徇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玩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爲，寥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陰，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宛轉乎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喙論。晚移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卽色遊玄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誠等，追蹤馬鳴，躡

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爲法師，許詢爲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遁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帝卽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般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辭，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實紆鉢之王何也。」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稽中散。安曰：「稽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疊疊論辯，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實有慙德。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彫瀟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諸無聲之樂，以自得爲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

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倦，道遊靈模，日昃忘御，可謂鐘鼓晨極，聲滿天下，清風既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丘禱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泰山不淫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員丘而不禋，得一以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呪不加靈，玄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爲元亨之宇。常無爲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以厭神意，提銓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菜蔬長阜，漱流清壑，濫縷畢世，絕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咎，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遊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玄模，允塞視聽，踧踖侍人，流汗位席。曩四翁赴漢，干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爲？

且歲月僴俛。感若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迴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爲優。謹露板以聞。伸其愚管。裹糧望路。伏待慈詔。詔卽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褥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旣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爾沖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玩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鷄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明辰。猶還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就。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卽窆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剡。未詳。遁善草隸。郗超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讚。周曇寶爲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尙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

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沖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載：逵行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己求人，良不虛矣。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亦慧解致聞，爲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勸以行業焉。

晉剡山于法蘭

竺法興
于法道

支法淵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爲業，研讀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衆先。迄在冠年，風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冰雪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虎亦甚馴，至明旦雪止方去。山中神祇常來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後聞江東山水，剡縣最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嵒嶠，居於石城山足，今之元華寺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

嗣宗論云：蘭公遺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群，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愴然歎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別傳云：蘭亦感枯泉漱水，事與竺法護同，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興以洽見知名，淵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聲矣。

晉剡白山于法開

于法威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爲弟子，深思孤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及祖述耆婆，妙通醫法，嘗乞食投主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衆治不驗，舉家遑擾。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爲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爲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晉升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脈，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脈，但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收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剡石城，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支道林爭卽色空義，廬江何默申明開難，高平郗超宣述林解。

並傳於世。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樞辯，故孫綽爲之讚曰：易曰翰白，詩美蘋藻，斑如
在場，芬若停潦。于威明發，介然遐討，有潔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經過山陰，
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道林講，比汝至，當至某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云此中舊
難通。威既至郡，正值遁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遁遂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
載來耶？故東山嘜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至哀帝時，累被徵詔，乃出京，講放光經，凡
舊學抱疑，莫不因之披釋。講竟，辭還東，帝戀德慙慙，賜錢絹及步輿，並冬夏之服。謝
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
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於山寺。孫綽爲之目曰才
辯縱橫，以數術弘教，其在開公乎！

晉燉煌于道邃

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邃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
爲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論。護公常稱邃高簡

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年，方爲大法梁棟矣。後與蘭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澤，在東多遊履名山。爲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迹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交趾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郗超圖寫其形，支遁爲著銘讚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綽以邃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邃有清冷之譽，何得爲匹？孫綽曰：雖迹有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

晉剡葛峴山竺法崇

道寶

竺法崇，未詳何許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加又敏而好學，篤志經呪，而尤長法華一教。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爲天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爲寺，崇居之。少時，化洽湘土，後還剡之葛峴山，茅菴澗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競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遊極日，輒信宿忘歸，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也。崇乃歎曰：緬想人外，三十餘年，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後淳之別遊，崇咏曰：浩然之氣，猶在心目，山林

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謂乎。崇後卒於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云。時剡東岬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瑯琊人。晉丞相導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辭榮，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沐，將就下髮，乃詠曰：安知萬里水，初發濫觴時。後以學行顯焉。

晉始寧山竺法義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曰：物鮮能行，是故寡言。深見其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是棲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刃衆典，尤善法華。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風敬友。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於始寧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病愈。傅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至晉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有四矣。帝以錢十萬，買新亭岡爲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下伐凶，鑾加至止，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因爲開拓。

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謠云：錢唐出天子，乃禪堂之謂。故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之天安是也。

晉東莞竺僧度

竺惡超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姿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爾異人。性度溫和，鄉鄰所羨。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禮，求同郡楊德慎女，亦乃衣冠之家人。女字莒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婚之日，卽相許焉。未及成禮，莒華母亡，頃之，莒華父又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抗迹塵表，避地遊學。莒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櫟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

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度答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爲愧。然積實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饌，鏗鏘之聲，煒燁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爲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爲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不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己，寧云己恤他。度旣志懷匪石，不可迴轉，茗華感悟，亦起深信。度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群經，著毗曇旨歸，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河內又有竺慧超者，亦行解兼著，與高士鴈門周續之友善，注勝鬘經焉。

高僧傳初集卷第四

音釋

剡

縣名。時冉切。

岫

吾浪切，山名，在越剡縣。

峴

胡典切，山嶺也。

東莞

莞，音官，東莞郡名。

閩

堂線切，閩國名。

縑

古嫌切，絹也。

舉

卓力角切，超卓。

絕也。

盼

黑乙切，盼，響盛作也。

罔

居永切。

賻

符遇切，以貨財贈終，曰賻。

歎

一辛切。

緬

彌亮切，緬，繆反覆也。

厝

倉故切，厝，置也。

縑

縑，縑也。

縑

縑，力主切，縑，力主切。

縑，衣破。

蹠

蹠，蹠也。

蹠

蹠，子六切，蹠，蹠也。

蹠

蹠，恭而不自安貌。

僂

僂，僂也。

僂

僂，彌亮切，僂，僂也。

僂

僂，勉強也。

餉

式亮切，餉，饋也。

餉

餉，式亮切，餉，饋也。

穀

苦角切，穀，卵孚也。

窆

窆，驗也。

棺也。

嶠

嶠，他胡切，嶠，嶠也。

嶠

嶠，並山名。

膜

末各切。

嘑

魚戰切，嘑，俗言也。

然

香幽切，然，福也。

缶

府久切，缶，器益屬。

實

求位切，實，土籠也。

鏗

耕丘切，鏗，鏗也。

聲也。

燁

燁，于鬼切，燁，城輒切。

燁

燁，明盛也。

紵

側持切，紵，與縑同。

紵

紵，與縑同。

高僧傳初集卷第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二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王嘉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卽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一萬言，齋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敬異之。後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語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輕怪。

澄曰：此人遠識，非爾儔也。因事澄爲師。澄講，安每覆述，衆未之愜，咸言：須待後次。當難殺崑崙子，卽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後避難，潛於濩澤，太陽竺法濟並州支曇講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業。頃之與同學竺法汰俱憩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安後於太行恆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旣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石虎死，彭城王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請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口山，迄冉閔之亂，人情蕭索，安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衆入王屋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棲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衆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

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二馬柳之間，懸一馬箠，可容一斛。安便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箠容伯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敍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鈎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深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暫往，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卽清河張殷宅也。大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四百，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萬斤，擬爲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託汰公營造，欲迴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安既大願果成，謂言夕死可矣。苻堅

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尊，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旛，珠珮迭暉，煙華亂發，使夫升階履闕者，莫不肅焉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爐冶其髻，既而光炎煥炳，耀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既盡異，不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承應眞履正，明白內融，慈訓所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眞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業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深幽，此方諸僧，咸有思慕，各願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蕩於一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卽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齒後餉梨十枚，正值衆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徧，無參差者。高平郗

超遣使遺米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殷懃。安答書云：損米千斛，彌覺有待之爲煩。習鑿齒書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徧觀，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作義乃似法簡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敘，其爲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光般若，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足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

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旣懸與經符，遂爲永式。安外涉羣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爲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所鑄，乃寫爲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升，低者爲合。梁一頭爲簫，簫同黃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戊辰，改正卽眞，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堅勅學士內外有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爲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襄陽，北盡沙漠，唯建業一隅未能抗伏。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爲僕射，謝安爲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

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卽勅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涉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區地，地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尙見距，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旣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枕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頃，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距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西，晉軍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梵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

遠公乃知和尚所夢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旣德爲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旣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窗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卽見雲開，備觀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且前行，僕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時故在城內，萇與苻登相持甚久，萇乃問

嘉，朕當得登不？答曰：略得。荏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者也。荏死後，其子興方殺登，興字子略，卽嘉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本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讖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於加眉谷中，苻堅遣大鴻臚徵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乃乘使者馬，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正害嘉之日，有人於隴上見之，乃遣書於萇，安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恆遙而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捋可得上下也，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爲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旣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詮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爲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

理。又爲之讚曰：物有廣瞻，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汧壘，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爲釋，世見其兩姓，因謂爲兩人，謬矣！

晉蒲坂釋法和

釋法和，滎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總，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羣。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聳，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頃之，僞晉王姚緒請往蒲坂講說，其後少時，勅語弟子，俗網煩惱，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禮拜，還坐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

晉太山竺僧朗

支僧敦

竺僧朗，京兆人。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常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

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卽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蔬食布衣，志耽人外，以僞秦皇始元年移卜太山，與隱士張忠爲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爲苻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猶是太山西北之一巖也。峯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製窮山美，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苻堅欽其德素，遣使覲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秦姚興亦加歎重。燕主慕容德欽朗名行，給以二縣租稅，其爲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多虎災，人常執仗結羣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爲朗公谷也。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以逆知，使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時太山復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遊汧壘，長歷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

晉京師瓦官寺竺法汰

曇壹 曇貳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忘矣。至於高會淨國，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壹、曇貳等四十餘人，沿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荆問疾。汰疾小愈，詣溫。溫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迴出，相聞與溫曰：風痰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造。溫忽忽起，接輿循焉。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含吐蘊藉，辭若蘭芳。時沙門道恆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壹難之，據經引理，析駁紛紜，恆拔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遠就席攻難數番，關責鋒起。恆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塵尾扣案，未卽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杼柚何爲？坐者皆笑，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

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庶成羣，及諸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袞至者千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墓，王公爲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爲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衆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汰臥與相見，傍若無人。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念，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裔，奄爾喪逝，痛貫於懷，可賻錢十萬，喪事所須，隨由備辦。」孫綽爲之贊曰：「淒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忤。汰弟子曇壹，曇貳，並博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與慧遠齊名。曇貳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回也！」汰所著義疏，並與郗超書論本無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

晉飛龍山釋僧光

道護

釋僧光，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爲沙彌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光受戒已後，厲行精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光乃與安汰等南遊晉平，講道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與沙門道護亦冀州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

晉荊州上明竺僧輔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晉饑亂，輔與釋道安等隱於濩澤，研精辯析，洞盡幽微。後憩荊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禮懺翹懃，誓生兜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忱爲荊州刺史，藉輔貞素，請爲戒師，一門

宗奉。後未亡二日，忽云：明日當去。至於臨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來者萬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爲起塔。

晉京師瓦官寺竺僧敷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放光及道行般若。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京師瓦官寺，盛開講席。建業舊僧，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道嵩亦才解相次，與道安書云：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隨其能言，互相摧壓。敷乃著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矣。時狀辯之徒，紛紜交諍，既理有所歸，愜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後終於寺中，春秋七十餘矣。竺法汰與道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沒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爲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圖矣。汰與安書數述敷義，今推尋失其文製，湮沒可悲。

晉荊州長沙寺釋曇翼

僧衛

釋曇翼，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爲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爲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爲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辜信施。後餉米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滕含之，於江陵捨宅爲寺，告安求一僧爲總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卽長沙寺是也。後互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羣寇旣蕩，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於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挹翼神感。當於爾時，雖復富蘭等見，亦迴僞歸真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吳之苞山，山旣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數十，臥遮行轍，翼退還所住，遙請山靈，爲其禮懺，乃謂神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卽夢見

神人告翼曰：法師既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尙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於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衆人曰：當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卽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闕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謂翼之通感焉。時長沙寺復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爲殷仲堪所重，尤善十住，乃爲之注解。

晉荊州長沙寺釋法遇

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而任性誇誕，謂傍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

忽然信伏，遂投簪許道，事安爲師。旣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謙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遙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卽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卽命維那鳴槌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厲業者甚衆。旣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闇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晉荊州上明釋曇徽

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尙其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理，鏡測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雅見重。後隨安在襄陽，荷丕寇境，乃東下荊州，止上明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

顧解有所從，乃圖寫安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和尚？微曰：和尚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諦，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二十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衆中食，因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晉長安覆舟山釋道立

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爲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澄靜，不涉當世，後隨安入關，隱覆舟山，巖居獨立，不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衆僧，自爲講大品經，或問其故，答云：我止可至秋，爲欲令所懷麤訖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

晉長沙寺釋曇戒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郎棘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於法道，講放光經，乃借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安公爲師，博通三藏。

誦經五十餘萬言，常日禮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重，後篤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疾，問何不願生安養？戒曰：吾與和尚等八人同願生兜率，和尚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卽有光照於身，容貌更悅，遂奄爾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晉於潛青山竺法曠

竺法曠，姓臯，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躬耕壟畔，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爲師。印明叡有道行，曠師事竭誠，迄受具戒，棲風立操，卓爾遷羣，履素安業，志行淵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振之，所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法華爲會三之旨，無量壽爲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爲吳興守，故往展敬，而山棲幽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椒，陵峯步往。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並諮以

妖星請曠爲力。曠答詔曰：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輯，天下任重，萬機事殷，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唯當勤修德政，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晉興寧中，東遊禹穴，觀矚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欲依巖傍嶺，棲閑養志。鄒超謝慶緒並結交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旣少習慈悲，兼善神呪，遂遊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效。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隣造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相傳云：伐木遇旱，曠呪令至水。晉孝武帝欽承風聞，要請出京，事以師禮，止於長干寺。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爲作讚傳云。

晉吳虎丘東山寺竺道壹

帛道猷

道寶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瑯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深，講傾都邑。汰有弟子曇壹，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壹爲大壹，道壹爲小壹。

名德相繼，爲時論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還東，止虎丘山，學徒苦留不止，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答尹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長彌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自東徂西，唯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讞，詳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阜，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復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峰採藥，服餌蠲痼，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因有詩曰：連峰數千里，脩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

百代下，故有上皇民。而壹得書，既有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琊王薈，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諸稟。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暫往吳之虎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卽葬於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爲之讚曰：馳辭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譽，條被猗蔚，枝榦森疏。壹弟子道寶，姓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秀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晉山陰嘉祥寺釋慧虔

淨嚴

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確然，憩廬山十有餘年。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屬慕風采。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數顯，宣揚德教，以遠公在山，足紐振玄風。虔乃東遊吳越，矚地弘通，以晉義熙之初，投山陰嘉祥寺，克己導物，苦身率衆，凡諸新經，皆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然得病，寢疾少時，自知必盡，乃屬想安養，祈

誠觀音。山陰北寺有淨嚴尼，宿德有戒行，夜夢見觀世音從西郭門入，清暉妙狀，光映日月，幢旛華蓋，皆以七寶莊嚴，見便作禮，問曰：不審大士今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爾無常，當時疾雖繇篤，而神色平平，如有恆日，侍者咸聞異香，久之乃歇。虔既自審必終，又覩瑞相，道俗聞見，咸生歡羨焉。

高僧傳初集卷第五

音釋

愜

苦協切，快也。

濩澤

濩，屋號切。澤，縣名，在河東。

汰

他蓋切。

筓

當侯切，飼馬器也。

箔

傍各切。

闔

他達切，小門也。

沔

彌亮切，水名。

窄

側革切。

也。

狹

汧

汧，其烟切。汧，地名。

睇

持計切，視也。

駢

蒲眠切，駢聯也。

裘

直質切，書衣也。

槌

直追切，與椎同。

橙

丁都切，案屬。

邳

類脂切，下邳。

名。

閼

苦穴切，終也。

讞

魚寒切，讞也。

痾

烏何切，病也。

薈

古會切。

高僧傳初集卷第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三

晉廬山釋慧遠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恆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爲眞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繼續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

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藉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機鑒遐深。安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爲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僞秦建元九年，秦將苻丕寇並襄陽，道安爲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張徒衆，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勸，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叩地曰：若此中可得棲止，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矣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歲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時有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棲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爲遠復於山東更立。

房殿，卽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卻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卽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煙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住，道取流沙西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懷，志欲瞻觀。會有西域道士，敍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算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煙霧，暉相炳燿，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闇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而冥。^{一其}茫茫荒宇，靡勸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沖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二其}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途莫測，悟之以靖，開之以力。慧風雖遐，惟塵假息，匪聖玄覽，孰扇其極。^{三其}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淡，殆映霄霧。迹似像眞，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

迴軒，昏交未曙，鬢髯神容，依稀欽遇。四其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修。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五其又昔潯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卽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旣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輦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間爲之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沈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旣成，祈心奉請，乃颺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謠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旣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章，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維歲在攝提格，七

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雲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推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剋心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卽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絕遊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復妙觀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咏言，懸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

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太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有一沙門，持竹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強正不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諸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至山，值遠講法華，每欲難問，輒心悸流汗，竟不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可訝，其伏物蓋衆如此。」殷仲堪之荊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要，移景不勸。旣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庶幾。」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謐修書曰：「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旣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山詣遠，遠少與循父綬同爲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因朝夕晉介，曾有諫遠者曰：「循爲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爲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討盧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盧山，與循交」

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齎書致敬，並遣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衆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關，請曇摩難提出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衆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潯陽，遠請重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并製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爲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聞羅什入關，卽遣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於時音驛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寘，以形乖爲歎耳。須知承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襟遣契，亦無日不懷。夫梅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爲心，會友以仁者，使

功不自已；若令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旣法物，聊以示懷。什答書曰：鳩摩羅什和南。旣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驛來貺，麤承風德，比知何如？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勸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盡麤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鍤石雙口澡罐，可備法物之數也。並遺偈一章曰：旣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欲取決於君。

耳。並報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積山勢。惑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末問尙悠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適關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佛是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闇與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風名德，歎其才思，致書慇懃，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伸款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興送論并遺書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旣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爲一序，以伸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

法師可爲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伸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緒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輒麤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爲二十卷，序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曰：昔殷仲堪入山禮遠，願公勿敬之。玄答：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遠答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答。玄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隱，使彼亦復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騁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玄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道。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玄書曰：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

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滑將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後令飾僞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因廣玄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沖，庾冰輔政，以爲沙門應敬王者。尙書令何充，僕射褚翌諸葛恢等，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必有以釋其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發朦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玄雖苟執先志，恥卽外從，而覩遠辭旨，趑趄未決。有頃，玄篡位，卽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敬，今事既在己，宜盡謙光，諸道人

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尙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禮萬乘，高尙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成異，終期必同，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愛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騖，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玄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於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侯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

勞問，遠修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於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詔答陽中感懷，知所患未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兼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佛理，外善群書，夫預學徒，莫不依擬。時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和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焉。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飲，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爲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有三矣。門徒號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踵繼肩隨。遠以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旣而弟子收葬，潯陽太守阮侃於山西嶺鑿壙開塚，謝靈運爲造。

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彩灑落，故圖像於寺，遐邇式瞻。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爲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焉。

晉蜀龍淵寺釋慧持

惠嚴僧恭
道泓曇蘭

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沖默有遠量，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句。善文史，巧才製，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徧學衆經，遊刃三藏，及安在襄陽，道遠東下，持亦俱行。初，憩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持形長八尺，風神雋爽，常躡草屣，納衣半脛，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爲稱首。持有姑爲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於東安寺。晉衛軍瑯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沙門僧伽羅叉，善誦四含，珣請出中阿含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太守范寧請講法華毗曇，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遙集。王珣與范寧書云：遠公持公孰愈？范答書云：誠爲賢兄賢弟也。王重書云：但令如兄。

誠未易有！況弟復賢耶？兖州刺史瑯琊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檢曰：遠持兄弟，至德何如？檢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關，遙相欽敬，致書通好，結爲善友。持後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瞻峨嵋，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遠苦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旣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爲期耳。於是兄弟投淚憫默而別。行達荊州，刺史殷仲堪禮遇欣重。時桓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疏，而一往神出，見持有隣，幾獨絕，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欲結歡。持旣疑其爲人，遂棄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停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棲病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玄得書惆愴，知其不可止，遂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并絡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璩推相崇挹，時有沙門惠巖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爲蜀郡僧正。巖公內外多解，素爲毛璩所重。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殺毛璩，割璩蜀土，自號成都王，乃集僧設

會逼請嚴公，嚴不得已而赴。璩既宿昔檀越，一旦傷破，覩事增悲，痛形顏色，遂爲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憇陴縣中寺，縱有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陴，有所討戮，還過入寺，人馬浴血，衆僧大怖，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澆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內清恬，還止龍淵寺，講說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九年卒於寺中，春秋八十有六。臨終遺命，務勗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地，衆善由生，汝等行住坐臥，宜其謹哉。」以東間經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間法典，囑弟子曇蘭。泓業行清敏，蘭神悟天發，並係軌師蹤焉。

晉廬山釋慧永

僧伽

釋慧永，姓鄱，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現爲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慧遠共期，欲結宇羅浮之岫。遠既爲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潯陽，郡人陶範苦相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既門徒稍盛，又慧遠同築，遂有意終焉。永

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耽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率以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出令上山。人去後，還復循伏。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指馬，馬卽驚走，營主倒地，永捧慰還營，因爾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爲耳。」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後鎮南將軍何無忌，作鎮潯陽，爰集虎溪，請永及慧遠，遠旣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言華論，舉動可觀。永恬然獨往，率爾後至，衲衣草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散無矜，衆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少所推先，而挹永高行，身執卑恭，以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枕痾懷苦，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歿。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苦節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晉廬山釋僧濟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中入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練心抱，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出邑開講，歷當元匠。遠每謂曰：共吾弘佛法者，爾其人乎。後停山少時，忽感篤疾，於是誠要西國，想像彌陀。遠遣濟一燭曰：汝可以運心安養，競諸漏刻。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請衆僧夜集，爲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暫臥。因夢見自秉一燭，乘虛而行，覩無量壽佛，接置於掌，徧至十方，不覺欬然而覺，具爲待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至於明夕，忽索履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臥，顏色更悅。因爲傍人云：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脇，而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五矣。

晉新陽釋法安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弟子也。善持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蒙，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

數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閭。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鐘，覺卽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鐘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晉廬山釋曇邕

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少仕僞秦王爲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苻堅南征，爲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旣往，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爲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尙弘法，不憚疲苦。後爲遠入關，致書羅什，凡爲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峰岫，强悍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場僧鑒挹其德解，請還揚州。邕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色高抗者，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託擯邕出。

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恰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法授戒。神矚以外國七筭，禮拜辭別，儵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踊，痛深天屬，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晉吳臺寺釋道祖

慧要
法幽

曇順
道恆

曇詵
道授

釋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爲臺寺支法濟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學，後與同志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每謂祖等易悟，盡如此輩，不復憂後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長往，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祖爲成之，今行於世。祖後還京師，瓦官寺講說，桓玄每詣觀聽，乃謂人曰：「道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玄輔政，欲使沙門敬王者，祖乃辭還吳之臺寺。有頃，玄篡位，勅郡送祖出京，祖稱以疾不行。於是

絕迹人事，講道終口。以晉元熙元年卒，春秋七十三矣。遠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漏刻，乃於泉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影無差焉。亦嘗作木鳶，飛數百步。遠又有弟子曇順，曇詵並義學致譽。順本黃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蔬食有德行。南蠻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寺，請經始，遠遣從焉。詵亦清雅有風則，注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道恆，道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匡拯衆事，或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並振名當世，傳業於今。

晉長安大寺釋僧翹

弘覺

釋僧翹，姓傅氏，北地潯陽人，晉河間郎中令遐之元子也。少出家，止長安大寺，爲弘覺法師弟子。覺亦一時法匠。翹初從受業，後遊青司樊沔之間，通六經及三藏律行清謹，能匡振佛法。姚萇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僭有關中，深相頂敬。興既崇信三寶，盛弘大化，建會設齋，煙蓋重疊，使夫慕道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關，遠僧復集，僧尼旣多，或有愆漏。興曰：凡夫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多矣！

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爲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遠規，以濟積緒。僧**契**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爲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修，卽爲悅衆。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契**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厚給，供事純儉，允愜時望。五衆肅清，六時無怠。至弘始七年，勅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僧正之興，**契**之始也。**契**躬自步行，車輿以給老疾，所獲供卹，常充衆用。雖年在秋方，而講說經律，勸衆無倦。以弘始之末，卒長安大寺，春秋七十三矣。

晉彭城郡釋道融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齋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旣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闇遊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稟。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歎重，勅入逍遙園，參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新法華，什自聽。

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違其事，今請與秦僧換其辯力，隨有優者，卽傳其化。興卽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換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卽誦。後剋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誦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誇。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之力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玩，愍

勸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並行於世矣。

晉長安釋曇影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虛靜，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般若，每法輪一轉，輒道俗千數。後入關中，姚興大加禮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之僧也。」興勅住逍遙園，助什譯經。初出成實論，凡諍論問答，皆次第往反，影恨其支離，乃結爲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經，影既舊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華義疏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棲隱處，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高僧傳初集卷第六

音釋

縕、委粉切、舊絮也。苦謗切、絮之細者曰縕。

。橫、
謐
切彌。畢

漣
切廬谷。

圮
橋延
也知

○切、
綆

音梗。古杏切。

滑

正作胥、新於切、
淪胥、相牽引也。

赵超

切。越、千客切。不進也。起、七余

鼓
音時更切。

璩
切強魚

陣
皮正
，作

縣名，音
郵

振辛
卹律
也切
。

揜，訖岳切，音覺，揜揜也。

高僧傳初集卷第七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四

晉長安釋僧叡

僧楷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爲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經，屢有譏難，朗與賢有濠上之契，謂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負表成羣。常歎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禪法要三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薩禪。叡既獲之，日夜修習，遂精練五門，善入六靜。僞司徒公姚嵩深相禮貴，姚興問嵩：「叡公何如？」嵩答：「實鄴衛之松柏，興勅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才器。」觀風韻達隆，含吐彬蔚，興大賞悅，卽勅給俸卹吏力人興。興後謂嵩曰：「乃四海之

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於是美聲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論，令叡講之。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七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幽微，果不謬什，而契然懸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序，并注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儀，弘讚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臥，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別，乃謂衆曰：平生誓願，願生西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城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爲永劫法朋也。於是入房洗浴，燒首禮拜，還座，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煙，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與叡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晉長安釋道恆

道標

釋道恆，藍田人。年九歲，戲於路，隱士張忠見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恆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粒，常手自晝績，以供贍奉。而篤好經典，學兼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家。又游刃佛理，多所通達，學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關，卽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時恆有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恆相次。秦主姚興，以恆、標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勅僞尙書令姚顯，令敦逼恆、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恆、標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勅尙書令顯，令奪卿等法服，助翼贊時世，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也。恆、標等答曰：奉去月二十八日詔，令奪恆、標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恆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縑服之下，誓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閑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昔光武尙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匹夫之微志，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願鑒元元之情，垂曠通物之理也。興又致書於

什_智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傾想，漸暖比休秦耳。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恆標二人，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勸以諭之。什_智等答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復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岳，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今恆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少習玄化，伏膺佛道，至於數析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也。願陛下放既往之恩，縱其微志也。興後頻復下書，闔境救之，殆而得免。恆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於是竄影巖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義熙十三年卒於山舍，春秋七十二。恆著釋駁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弗毘曇序，並弔王喬文，並行於世。

晉長安釋僧肇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志好玄微，每以

莊老爲心要。嘗讀老子道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棲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玩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早達，或千里負糧，入關抗辯。肇旣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衄。後羅什至姑臧，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及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遙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舛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諸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遠公。遠乃撫几歎曰：未嘗有也。因共披尋玩味，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頃餐微聞，有懷遙仰，歲末寒嚴，體中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抱蘊。弟子沈痾草澤，常有弊瘵。願彼大衆康和，外國法師休念。去年夏末，見上人般若無知論，才運清雋，旨中沈允，推步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慙慙，不能釋手。真可謂浴

心方等之淵，悟懷絕冥之肆，窮盡精巧，無所間然。但闇者難曉，猶有餘疑一兩，今輒條之如別，願從容之暇，麤爲釋之。肇答書曰：不面在昔，佇想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反覆，欣若暫對。涼風戒節，頃常何如？貧道勞疾每不佳，卽此大衆尋常，什師休勝。秦主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塹三寶，弘通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之風，萃乎茲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什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邕肅肅，致自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情悉，若覩初製。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茲盛化，自不覩釋迦祇桓之集，餘復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集耳！稱詠旣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婉切，難爲郢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至趣無言，言則乖至，云云不已，竟何所辯？聊以狂言，示酬來旨也。肇後又著不眞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及什亡之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涅槃

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涅槃者，秦言無爲，亦名滅度。無爲者，取乎虛無寂漠，妙絕於有爲。滅度者，言乎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蓋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假名。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爲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群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其蹤，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眇漭惚恍，若存若往，五目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冥冥窈窈，誰見誰曉？彌綸靡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爲神御，故口爲緘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經曰：眞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無名無證。論曰：涅槃非有，亦復非無，言語路絕，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作也，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

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則萬累都捐。萬累都捐，故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至功常存；與道通同，故沖而不改；沖而不改，不可爲有；至功常存，不可爲無。然則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恬兮而夷，泊焉而泰，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此乎冥會。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無題榜，標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邈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不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觀哲欽明，道與神會，妙契寰中，理無不統，故能游刃萬機，弘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也，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渺茫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群情之所測。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殊趣，勝致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爲先。但肇才識闇短，雖屢蒙誨諭，猶懷漠漠，爲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諸參無所，以爲永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

快其方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啓末俗。一日遇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爲宗極，頗涉涅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關詣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諭學徒耳！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旨授。興答旨慙，備加讚述，卽勅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爲時所重如此。晉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

寶林 法寶 惠生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爲廣戚令，鄉里稱爲善人。生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僞思奇拔，研味句義，卽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誚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棲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仰羣經，斟酌難論，萬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

後還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爲名。生既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於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生既潛思日久。微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眞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於是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爲邪說。譏憤滋甚。遂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卽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

雷震青園佛殿，龍昇於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號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旣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於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旣獲新經，尋卽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升於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真，嚴觀達流得慧義，慍惇進，寇淵於默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羣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玩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爲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玄生。

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惠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典，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也。

宋京師烏衣寺釋慧叡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清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爲人所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卽以金贖之。旣還，襲染衣，篤學彌至，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音譯詰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於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爲師，再三乃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康大以爲愧。」乃入寺虔禮，祇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著，嘗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雇三十萬。叡曰：「雖非所服，旣大王所施，聊爲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乃諮叡以經中諸字，并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敍，條例梵漢，昭

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叙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

宋京師東安寺釋慧嚴

法智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爲諸生，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精練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羣籍，風聲四遠，化洽殊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弘讚聞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尙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議之，謂尙之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必求靈性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推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卽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

遏戒浮俗，無傷弘獎者，適當著令耳。尙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慙，懼以闕薄，貽玷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以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蒙、謝尚、郗超、王坦之、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注、孫綽、張玄、殷顗，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崇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淵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何者？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適趙、二石滅暴，靈塔放光，荷健損虐，故神道助教，有自來矣。而蕭摹所啓，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者，本在無行僧尼，而情貌難分，祛取未易。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爲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亦用夷泰。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

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尙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迺立，始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理。時顏延之著離識觀及論檢，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歷？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尙黃，數尙五，八寸爲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爲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厝難，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勅任豫受焉。大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疏簡，初學難以厝懷。嚴迺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迺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輒加斟酌？嚴覺已惕然。迺更集僧，欲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誡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即時方夢？嚴以爲然。

頃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遠，學道之匠，奄爾遷神，痛悼於懷，可給錢五萬，布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講，便論議數番，雅厝通無地。雅顧眄四衆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迺變風變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焉。

宋京師道場寺釋慧觀

僧錄 法業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諮稟慧遠。聞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迺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卻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弘通爲務。什亡後，迺南適荊州。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悝寺，使夫荆楚之民，迴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依然若舊。因勅與西中郎遊，卽文帝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

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諸朝士賦詩，觀卽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款，結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及十喻序讚諸經序等，皆傳於世。時道場寺又有僧馥者，本^禮泉人，專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長安人，善大小品及雜心，蔬食節己，故晉陵公主爲起南林寺，後遂居焉。

宋京師祇洹寺釋慧義

僧客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志業強正，初遊學於彭宋之間，備通經義。後出京師，迺說云：冀州有法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云：嵩高靈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鎮金一餅爲信，遂徹宋王。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無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尋覓未得，便至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老公，拄杖將義往壁處，指

示云：是此石下。義明便周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卽於廟所石壇下，得壁大小三十二枚，黃金一餅，此瑞祥之宋史。義後還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禮遇彌深。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爲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清信之至，因爲指授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故祇洹之稱，厥號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徐羨之、檀道濟等專權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嘗肆言罵之，羨等深憾，聞者皆憂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迺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爲幽冥之祐，泰從之，終享其福。及泰薨，泰第三子晏，謂義昔承厥父之險，說求園地，追以爲憾，遂奪而不與。義秉泰遺疏，紛紜紆紆，彰於視聽，義迺移止烏衣，與慧叡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終於烏衣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弟曄後染孔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祇洹寺又有釋僧睿，善三論，爲宋文所重。

宋京師彭城寺釋道淵

慧琳

釋道淵，姓寇，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少持律檢，長習義宗，衆經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玄微，洞盡幽隱，使終古積滯，渙然冰解。於是學徒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彭城寺。宋文帝以淵行爲物軌，勅居寺任，後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八。淵弟子慧琳，本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俳諧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爲性傲誕，頗自矜伐。淵嘗詣傅亮，琳先在坐，及淵至，琳不爲致禮，淵怒之，彰於顏色。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見常昇獨榻，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悅。後著白黑論，乖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顏延之及宗炳難駁二論，各萬餘言，琳旣自毀其法，被斥交州。世云淵公見麻星者，卽其人也。

宋京師彭城寺釋僧弼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少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愛日惜力，竭有深思。什加賞特深，使頒預參譯。後遊歷名邦，備矚風化。時有請弼爲寺主，弼曰：

至道不弘，淳風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居楚郢，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挹風名，遣使通敬，矚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皇器重，每延講說。宋元嘉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矣。

宋東阿釋慧靜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兗，容貌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邁當世，與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下長大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酬，有酬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力，每法輪一轉，輒負帙千人。海內學賓，無不畢集。誦法華小品，注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並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宋京師祇洹寺釋僧苞

法和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

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一七日，有白鵲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迺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迺，坐驢韉於戶外，高座舉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云：高座之人，亦可苞耳。迺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辭，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及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錄，苞爲說法，勸念觀世音。羣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時瓦官寺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譽當時，爲宋高祖所重，勅爲僧主焉。

宋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徧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練三藏，爲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鋪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閑居寺，晚憩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國造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於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贍貧乏，清確自守，居無縑幣。後平昌孟顗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衆翹勤，禪禮無輟，看尋苦至，遂乃失明，而策勵彌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譙國戴顗、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禮。詮後暫游臨安縣，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朗夢見一臺，數人捧之，問何所去？答云：迎詮法師，明旦果卒。縣令阮尙之使葬白土山，郭文舉之塚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顗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敷作誄。

宋江陵辛寺釋曇鑒

道海
曇泓
慧範
道廣
慧恭
道光

釋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爲師，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學究羣經，兼善數論。聞什公在關，杖策從學。什常謂鑒爲一聞持人，後遊方宣化，達自荊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順，厲行彌潔。常願生安養，瞻覲彌陀。後弟子僧濟辭往上明。鑒云：汝去迺佳，恐不復相見，因委曲疏受付囑。至夜，與諸耆老共叙無常，言甚切至。旣夜，各各還房，鑒獨留步廊下，至三更，沙彌僧願請還房。鑒曰：汝但眠，不須復來。至明旦，弟子慧嚴依常問訊，見合掌平坐，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迺已卒。身體柔輒，香潔倍常，因伸而殮焉。春秋七十。吳郡張辯作傳并讚，讚曰：披荔逞芬，握瑾表潔，渾渾法施，弗緇弗涅。煒曄初辰，條蔚暮節，神遊智往，豈伊實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惠龕，東州釋惠恭，淮南釋曇泓，東轅山釋道廣，弘農釋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終祥瑞焉。

宋廬山淩雲寺釋慧安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能善說，又以專戒見稱，誦經三十餘萬言。止廬山淩雲寺，學徒雲聚，千里從風。常捉一杖，云是西域僧所施，杖光色炯徹，亦

頗有香氣，上有梵書，人莫能識。後入關詣羅什，捉杖自隨。什見大驚曰：此杖迺在此間耶？因譯其字云：本生天竺娑羅林，南方喪亂，草付興，後得羅什道教隆安。後以杖覲外國僧波沙那，那齋還西域。安以宋元嘉中卒於山寺。

宋淮南中寺釋曇無成

曇問

釋曇無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黃龍，年十三出家，履業清正，神悟絕倫。未及具戒，便精往復。聞什公在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遠來？答曰：聞道而至，什大善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姚興謂成曰：馬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爾。答曰：以道伏心，爲除此過。興甚異之，供事殷厚。姚祚將亡，關中危擾，成乃憩於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更互講說，受業二百餘人。與顏延之何尚之共論實相，往復彌晨。成乃著實相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有四。時中寺復有曇問者，與成同學，齊名，爲宋臨川康王義慶所重焉。

宋京師靈味寺釋僧含

道含

釋僧含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篤志經史，及天文算術。長通佛義，數論兼明，尤善大涅槃，常講說不輟。元嘉七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靈味寺，欽含風軌，請以居之。含勗衆清謹，三業無虧。後西遊歷陽，弘讚正法，江左道俗，響附如林。時任彭城函著無三世論，含迺作神不滅論以抗之，使夫見聞之者，莫不將墜而更興矣。又著聖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華宗論等，皆傳於世。頃之，南遊九江，大闡經法。瑯琊顏竣時爲南中郎記室參軍，隨鎮潯陽，與含深相器重，造必終日。含嘗密謂竣曰：「如今讖緯不虛者，京師尋有禍亂，真人應符，屬在殿下，檀越善以緘之。」俄而元凶構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後平康無疾，忽告衆辭別，至於明晨，奄然已化。時人謂之知命。時又有釋道含者，亦學解有功，著釋異十論云云。

宋江陵琵琶寺釋僧徹

僧莊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寓居襄陽。徹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異之，問曰：「寧有出家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其本心，繩墨鎔鈞，更唯匠者。」遠曰：

君能入道，當學無畏法門，於是投簪委質，從遠受業。徧學衆經，尤精般若。又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扳松而嘯，於是清風遠集，衆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諮遠，律禁管絃，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爲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爲違法，由是乃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時輩未之許。及登座，辭旨明析，聽者無以折其鋒。遠謂之曰：向者勅對，並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喪師，發軔能爾，良爲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亡後，南遊荊州，止江陵城內五層寺，晚移琵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話等，並從受戒法，延請設齋，躬自下饌。宋元嘉二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刺史南譙王劉義宣爲造墳壙。時荊州上明有釋僧莊者，亦善涅槃及數論，宋孝武初，被勅下都，稱疾不赴。

高僧傳初集卷第七

音釋

績

胡對切，與繪同。

屺

女六切，敗北也。

悌悌

悌，步行切，悌悌，自強貌。

噬

時制切，噉也。

悝

枯同切。

鉞

畢領切，金鉞也。

紕

吉黠切，與糾同，紛紕，繅

𩊦 𩊦也
鞮 則前切，
鞍具也。
緇 馬
𩊦、奴結切，
𩊦、染黑也。
勅 渠京切，
強也。

高僧傳初集卷第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五

宋吳虎丘山釋曇諦

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爲母，寄一麀尾，並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年五歲，母以麀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契道人，忽喚契名。契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爲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契經爲弘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豬所傷，契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並示書鎮麀尾等。契迺悟而泣曰：「卽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貧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

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過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易春秋各七徧，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徧，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岷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春秋六十餘。

宋壽春石磧寺釋僧導

僧因 僧音 僧威

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之，乃言止有此耳。導曰：「初云爾時無盡意，故知爾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華一部。於是晝夜看尋，麤解文義，貧無油燭，常採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無忤。僧叡見而奇之，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爲法師作都講。」叡曰：「君方當爲萬人法王，豈肯對揚小師乎？」迄受具戒，識洽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入寺相造，迺同輦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定。導既素有風神，又值關中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眞俗，迺著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僞主，蕩清關內，既素

籍導名，迺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答曰：明公盪一九有，鳴鸞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乎。高祖旃旆東歸，留子桂陽公義真鎮關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留鎮，願法師時能顧懷。義真後爲西虜勃勃赫連所逼，出自關南，中途擾敗，醜虜乘凶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遏於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託，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群寇駭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走竄於草，會其中兵段宏卒以獲免，蓋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內外師焉。後立寺於壽春，卽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虜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爲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昇位，遣使徵請，導翻然應詔，止於京師中興寺，鑾輦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懷昔，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卽勅於瓦官寺開講維摩，而帝親臨幸，公卿畢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雙樹現滅，自爾已來，歲逾千載，渙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爲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爲淨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恟惶者。

哉。因潛然泣淚，四衆爲之改容。又謂帝曰：護法弘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此沙土瓦礫，便爲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坐者咸悅。後辭還壽春，卒於石礪。春秋九十有六。時有沙門僧因，亦當世名匠，與導公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導公孰愈？答云：吾與僧導同師什公，準之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升堂。導有弟子僧音、僧威等，並善成實。

宋蜀武擔寺釋道汪

普明 道開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蔬食數十餘年。嘗行梁州，道汪爲羌賊所圍，垂失衣鉢。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不見，於是獲免。後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從之。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於是旋於成都，徵士費文淵初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故汪將往省之，仍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

霜彌峻，卓爾不群，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宜。鄱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令四輩有憑也。悅卽敦留，遂不果行。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卽勅令迎接，爲中興寺主。汪乃因悅固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下帷，絕窺人世。後劉思考臨州，大設法祀，請汪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常誓守靜，何以虧節？答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之，何辭小勞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明之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卽崖鑿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爲僧主，勸衆清謹，白黑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顧命令闍維之，劉思考爲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惠開西鎮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聞汪已逝，迺歎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學之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爲時賢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闍，並戒德高明，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闍學兼內外，尤善談吐。吳國張裕請爲戒師云。

宋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苦，風姿秀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都進業，解兼內外，偏善涅槃。初住冶城寺，顏延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之每歎曰：荆山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攜與同行，因棲於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法華臺。後憩東仰山，處處磐遊，並以弘法爲務。年過知命，志節彌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爲十卷。

宋長沙麓山釋法愍

僧宗

釋法愍，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八出家，便遊踐州國，觀風味道。波若數論及諸經律，皆所遊刃。後憩江夏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內立塔，刺史謝晦欲壞之，愍聞故往諫晦，晦意不止。愍於是隱迹於長沙麓山，終身不出。晦乃率儀至寺，厚賜酒肉，嚴鼓振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隊人丁法成史僧雙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愍迺著顯驗論，以明因果，並注大道。

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宋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

靜林 慧隆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超絕，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衆。元嘉之末，被徙南越，時人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是命侶宵征，南適廣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說衆經，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兆，盛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寺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爲宋孝武所器敬。隆亦善衆經及數論，又苦節通靈。隆患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藥，云秣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苦卽瘳。

宋丹陽慧梵敏

僧篇

釋梵敏，姓朱，河東人。少遊學關隴，長歷彭泗，內外經書，皆闇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虬、呂道惠，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科。

略標綱紐故文止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翥者，本上黨人，善涅槃經，爲張暢所重。

宋京師中興寺釋道溫

僧慶 慧定 僧嵩

釋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樊沔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數隨之，數聽溫講，還邵問溫何如。數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後從容謂溫曰：法師儻能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乃以桎梏誘人，卽日辭往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孝建初，被勅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勅爲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於時寺旣新構，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檢問門防，咸言不見出入，衆迺悟其神人。溫時旣爲僧主，迺列言秣陵曰：皇太后睿鑒

冲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研衿至境，固以聲藻宸內，事虛梵表，迺創思鎔錫，抽寫神華，摸造普賢，來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颺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預於座內，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惠明。住何寺？答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闔席悚愧，徧筵肅慮，以爲明祥所賁，幽應攸聞。紫山可覲，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徇，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剋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若因陛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惠明爲人名。繼天興祚，式垂無疆，故以天安爲寺稱。神基彌遠，道政方凝，九服咸泰，萬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縣卽言郡，時京兆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爲天安寺，以旆厥瑞焉。溫後累當講任，稟味之賓，填委相屬。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時人爲之語曰：帝王傾財，溫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卒，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復有僧慶慧定僧嵩，並以

義學顯譽。慶善三論，爲時學所宗。定善涅槃及毗曇，亦數當元匠。嵩亦兼明數論末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本先爛焉。

宋京師莊嚴寺釋曇斌

吳興 曇宗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禧爲師。始住江陵辛寺，聽經論，學禪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僧業講十誦，餐聽少時，悟解深人。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瑤，研訪泥洹勝鬘。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雜心。旣徧歷衆師，備聞異釋，迺潛思積時，以窮其妙。融冶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開筵講說，四遠名賓，負袈皆至。及孝建之初，勅王玄謨資發出京，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並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競之徒，苦相讎校，斌旣辭愜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介意欲試之，斌不爲屈。粲迺躬自往候，粲每勸斌數觀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遊。粲益以高之，後請爲母師。宋建平

王景素亦諳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並以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家論，宗著經目及數林。

宋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釋慧亮，姓董，先名顯亮，爲東阿靜公弟子。少有清譽，時人呼靜爲大師，亮爲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繼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大集，簡閱義士，上首千人。勅亮與斌遞爲法主，當時宗匠無與競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三矣。著玄通論，今行於世。

宋下定寺釋僧鏡

曇隆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迺身自負土，種植松柏，廬於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關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爲一

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世祖藉甚風素，勅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建法聚，聽衆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並毗曇玄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過人，亦爲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嶠嶮，亡後，運乃誄焉。

宋京師靈根寺釋僧瑾

曇度 玄運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逮之第四子也。少善莊老及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一面，伏膺爲道，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憑受業，初憇冶城寺，宋孝武勅爲湘東王師，苦辭以疾，遂不獲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禮。先是智斌沙門，初代曇岳爲僧正，斌亦德爲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構疊，時人讒斌，云爲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爲明帝，仍勅瑾使爲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冬夏四賜，並車輿吏力。凡諸外

鎮，皆勅與瑾辭，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重如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爲禪慧棲止。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汝南周顒入侍帷幄，瑾嘗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爲賒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冒懷。顒迺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爲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爲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沙門曇度，續爲僧主。度本瑯琊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等，世祖太宗並加欽賞。及少帝乖禮，度亦行藏得所，舉動無忤，止於新安寺。同寺又有釋玄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升堂問道。

宋京師興皇寺釋道猛

道堅
僧訓
慧覺
道明
慧敷

釋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矚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最爲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於東安寺，復續開講席。宋太宗爲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禮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於建陽門外，勅猛爲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道藉人弘，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世望，可目寺爲興皇，由是成號。及創造工畢，勅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日，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賓，負裘齊至。猛神韻無忤，吐納詳審，帝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賓友，可月給錢三萬，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輦各一乘，乘輦至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以宋元徽三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六十有五。後有道堅、惠鸞、惠敷、僧訓、道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譽，抑亦次焉。

宋山陰靈嘉寺釋超進

雲機道憲

釋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

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於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頃之，進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顗，守在會稽，藉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緣，伏膺式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於稽邑，還紹法化，以大般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躕，累加講說。凡經齋會者，無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爲移日。後年衰脚疾，不堪外赴，並送食於房，以希冥益。進爲性篤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中一徧，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機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值關中寇亂，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於稽邑，善法華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瑯琊王琨，請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蒼所創也。時又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之。

宋吳興小山釋法瑤

曇瑤

釋法瑤，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萬里。宋景平中，來遊兗豫，貫極衆經，傍通異部。後聽東阿靜公講，衆屢請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吳興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法事，未嘗出門。居於武康，每歲開講，三吳學者，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義疏。大明六年，勅吳興郡禮致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鑾輿降蹕，百辟陪筵，瑤年雖棲暮，而蔬苦弗改，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六。時宋熙有曇瑤者，善淨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爲宋建平宣簡王宏所重。

宋京師新安寺釋道猷

道慈 慧聲 覺世

釋道猷，吳人。初爲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亡後，臨川郡山，乃見新出勝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因注勝鬘，以翌宣遺訓，凡有五卷，文煩不行。宋文簡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卽勅臨川郡，發遣出京，旣至，卽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

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几稱快。及孝武升位，尤相歎重，乃勅住新安，爲鎮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爲兩卷，今行於世。時有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齊名比德。整特精三論，爲學者所宗。世善於大品，及涅槃諸經，立不空假名義。

宋京師冶城寺釋慧通

釋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發，儁氣虛玄，止於冶城寺，每麈尾一振，輒軒蓋盈衢。東海徐湛之，陳郡袁粲，敬以師友之禮。孝武皇帝厚加寵秩，勅與海陵小建平二王爲友。袁粲著蘊顏論示通，難詰往反，著文於世。又製大品勝鬘雜心毗曇等義疏，並駿夷夏論，顯證論，法性論，及爰象記等，皆傳於世。宋昇明中卒，春秋六十三矣。

齊僞魏濟州釋僧淵

慧記 道登

釋僧淵，本姓趙，潁川人。魏司空儼之後也。少好讀書，進戒之後，專攻佛義。初遊徐州，

止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毗曇二論，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馳於遐邇。淵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捨所住山，給爲精舍。曇度慧記道登並從淵受業。慧記兼通數論，道登善涅槃法華，並爲魏主元宏所重，馳名僞國。淵以僞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卽齊建元三年也。

齊僞魏釋曇度

釋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儀，素以戒範致稱，神情敏悟，鑒徹過人。後遊學京師，備貫衆典，涅槃法華維摩大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因以脚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淵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魏主元宏聞風餐挹，遣使徵請，旣達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嚙管理味，於是停止僞都，法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僞太和十三年卒於僞國，卽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齊京師莊嚴寺釋道慧

玄趣 僧達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業，十一出家，爲僧。遠弟子，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迺慨然歎息，恨有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遠遺迹。於是憩廬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或辯三相義，大聚學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語玄微，詮牒有次，衆咸奇之。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融構難重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答之。融以慧年少，頗協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酬酢往還，綽有餘裕。善大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徒甚盛，區別義類，始爲章段焉。褚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推禮。慧以母年老，欲存資奉，乃移憩莊嚴寺，母怜其志，復出家爲道，捨宅爲福，不遠精舍。慧以齊建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麈尾授友人智順，順慟曰：「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因以麈尾內棺中而殮焉。葬於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爲造碑銘。時莊嚴復有玄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趣博通衆經，兼精內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白，時人號曰白頭達，亦博解衆典，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被擯長沙。

齊京師中興寺釋僧鍾

曇識
僧最
敏達
僧表

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履道，嘗至壽春，導公見而奇之。譙郡王鄴重其志操，供以四事。後請講百論，導往聽之，乃謂人曰：「後生可畏，真不虛矣。」鍾妙善成實三論涅槃十地等，後南遊京邑，止於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於寺內，帝以鍾有德聲，勅令酬對，往復移時，言無失厝。日影小晚，鍾不食，固曰：「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餐。」固曰：「何爲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時人以爲名答。」爾後盤桓講說，稟聽成群。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數請南面，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六十。時與鍾齊名比德者，曇識、曇遷、僧表、僧最、敏達、僧寶等，並各善經論，悉爲文宣所敬，迭興講席矣。

齊京師天保寺釋道盛

釋道盛，姓朱，沛國人。幼出家務學，善涅槃維摩兼通周易。始住湘州，宋明承風，勅令下京，止彭城寺。謝超宗一遇，遂敬以師禮，迺著述交論及生死本無源論等。後憩天

保寺，齊高帝勅代曇度爲僧主，丹陽尹沈文季，素奉黃老，排嫉能仁，迺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欲沙簡僧尼，由盛綱領有功，事得寧寢。後沈文季故於天保寺設會，令陸修靜與盛論議，盛旣理有所長，又辭氣雋發，嘲諢往還，言無慙屈，靜意不獲申，慙焉而退。盛以齊永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齊京師湘宮寺釋弘充

法鮮

釋弘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經律。大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善能問難，先達多爲所屈。後自開法筵，鋒鏑互起，充旣思入玄微，口辯天逸，通疑釋滯，無所間然。每講法華十地，聽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重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爲綱領，於是移居焉。於時湘宮又有法鮮比丘，亦聰哲有思力，與充齊名，充以齊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三。注文殊問菩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齊高昌郡釋智林

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爲亮公弟子，幼而崇理好學，負裘長安，振錫江豫，博採群典，

特善雜心。及亮公被擯，弟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乃憩踵番禺，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勅在所資給，發遣下京，止靈基寺，講說相續，稟服成群。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時汝南周顒，又作三宗論，既與林意相符，深所欣慰。迺致書於顒曰：「近聞檀越，敍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舍，聲殊恆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唯此爲得焉。不如此，非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作論已成，隨喜充徧，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矍然，不覺興臥。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忝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爲之發病，既痾，衰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顧唯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天機發緒，獨創方寸，非意此音，猥來入

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旣幸以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失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巨障，往之懇也，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惠貧道，齋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亦牽故入山取敍，深企付之，願因出論焉。故三宗之旨，傳述至今。林形長八尺，天姿瓌雅，登座震吼，談吐若流，後辭還高昌。齊永明五年卒，春秋七十有九。著二諦論，及毗曇雜心記，並注十二門論，中論等。

齊京師靈根寺釋法瑗

法愛 法常 智興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毗之後。長兄源明，仕僞魏爲大尙書。第二兄法愛，亦爲沙門，解經論，兼數術，爲芮國師，俸以三千戶。瑗幼而闊達，倜儻殊群，路見貧寒，輒脫衣爲惠。初出家，事梁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通神，時人謂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綱總末化，宜競力博聞，無得獨善。於是辭開遊學，經涉燕趙，去來鄴洛，值胡

寇縱橫，關隴鼎沸，瑗冒險履危，學業無怠。元嘉十五年還梁州，因進成都，後東適建業，依道場慧觀爲師，篤志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索，頗亦披覽。後入廬山，守靜味禪，澄思五門，遊心三觀。頃之，刺史庾登之請出山講說。後文帝訪覓述生公頓悟義者，迺勅下都，使頓悟之旨，重伸宋代。何尙之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沒後，微言永絕，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斯文也。」帝勅爲南平穆王鑠五戒師。及孝武卽位，勅爲西陽王子尙友，辭疾不堪，久之獲免。因廬於方山，注勝鬘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隙，時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辭山出邑，綱維寺網，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講喪服，問論數番，稱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勅請瑗尤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會坐，一時之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儉門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驛盡敬。以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八十一矣。時靈根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通經論，數當講說，常迺能劇談，爲時匠所憚，而性甚剛梗，不偶人俗。

高僧傳初集卷第八

音釋

彫

以中切。

旒旒

旒、子盈切，與旌同。旒、步味切。

蹕

蹕古切，蹕也。

潛

所班切，涕淚流也。

闇

語巾切。

虬

渠幽切。

桎梏

桎、之目切，梏，古沃切。

桎梏，桎械也。

禕

干非切。

疊

許觀切，隙也。

賑

章双切，濟也。

番禺

番，鋪官切，禺，元具切，番禺，地名。

嬰

厥縛切，驚顧貌。

高僧傳初集卷第九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六

齊蜀齊后山釋玄暢

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玄高，事爲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議，因改名玄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捫蔥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闇，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蔥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於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墳索子氏多所該涉，至於世技雜能，罕不畢備。初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以來，未有宣釋。暢

乃竭思幽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也。又善於三論，爲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爲太子師，再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方欲弘道濟物，廣宣名教，今帝王虛己相延，皇儲蓄禮思敬，若道揚聖躬，則四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聲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爾遷憩荊州，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經等，暢刊正文字，辭旨婉切。又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迺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囑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傅琰西鎮成都，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曰：貧道棲荆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誼，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逶迤長亘，連壘疊嶺，嶺開四澗，亘列五峰，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岳，

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簣。前冬至此，訪承爾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眎有周之兆，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讚一篇，以露愚抱。讚曰：峩峩齊山，誕自幽冥，潛瑞幾昔，帝號乃明。岑戴聖字，兆祚休名，巒根雲坦，峰岳霞平。規巖擬剎，度嶺締經，創工之日，龍飛紫庭。道侔二儀，四海均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琰卽具以表聞，勅蠲百戶以充俸給。齊驃騎豫章王嶷，作鎮荆陝，遣使徵請。河南吐谷渾主，遙心敬慕，迺馳騎數百，迎於齊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司徒文宣王，啓自江陵，旋於京師。文惠太子，又遣徵迎，旣勅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是歲齊永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卽寢於鍾阜，獨龍山前，臨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顒製文。

齊上定林寺釋僧遠

道憑 法令 慧泰

釋僧遠，姓皇，渤海重合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難海隅，故去甫存皇焉。遠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蔬食懺誦，晝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時有沙門道憑，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大明中度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淵。遠年三十一，始於青州孫秦寺南面講說，言論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悅服。瑯琊王僧達，才貴當世，藉遠風素，延止衆造寺。遠周貧濟乏，身無留財。有玄紹比丘，每給以金貝，遠讓而弗受。嘗一時行青園，聞里中有得時氣病者，憫而造之，見駢尸侶病者數人，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惋，留止不忍去，因爲告乞，斂死撫生，恩加骨肉。宋新安孝敬王子鸞，爲亡所生母殷貴妃造新安寺，勅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山法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召，皆推遠爲允舉之首。大明六年九月，右司奏曰：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豈止敬恭。將以昭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爲教，遶自龍裔，宗旨緬邈，微言淪遠，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居尊戚，失

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淵美。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遭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首耆臘，而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群流仰鏡，九仙寶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氓。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遠矣。帝雖頗信法，而尤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即可焉。遠時歎曰：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關於帝王？卽日謝病，仍隱迹上定林山。及景和之中，此制又寢，還遵舊章。宋明踐祚，請遠爲師，竟不能致。其後山居逸迹之賓，傲世凌雲之士，莫不策蹕山門，展敬禪室。廬山何默，汝南周顒，齊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國張融，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後宋建平王景素，謂棲玄寺是先王經始，旣寺是人外，欲請遠居之，慫慙再三，遂不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尋遠，遠固辭老疾，足不垂牀。太祖躬自降禮，諮訪委悉，及登禪，復鑾駕臨幸，將詣遠房，房閣狹小，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遠持操不動，太祖遣

問臥起，然後轉蹕而去。遠曾不屑焉。至於寢疾，文惠文宣並伏膺師禮，數往參候，時貴卿士往還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載，遊心法苑，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於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致書於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敘瑞夢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也。竟陵文宣王又書曰：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餐風，弟子闇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卽旣業行圓通，曠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處衆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剝表奇，刻石銘德矣。卽爲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瑯琊王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泰並善經論，繼譽於遠焉。

齊荊州竹林寺釋僧慧

曇順 慧敏 僧岫

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苗裔，先人避難，寓居襄陽，世爲冠族。慧少

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曇順爲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慧服膺已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能講涅槃法華十住淨名雜心等，性強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析，宣暢如流。又善莊老，爲西學所師，與高士南陽宗炳劉虬等，並皆友善。炳每歎曰：西夏法輪不絕，其在慧公乎。吳國張暢，經遊西土，迺造慧而請交焉。齊初勅爲荊州僧主，風韻秀然，協道匡世，補益之功，有譽遐邇。年衰常乘輿赴講，觀者號爲禿頭官家，與玄暢同時，時人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釋慧敏者，亦志業貞正，代慧爲僧主，續有功效焉。其弟子僧岫，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

齊上定林寺釋僧柔

弘稱 僧拔 慧願

釋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耿潔，便有出塵之操。年九歲，隨叔遊學，家世貧迫，藜藿不充，而篤志彌堅，履窮無改。後出家爲弘稱弟子。稱姓呂，洛陽臨渭人，學通經論，聲譽早彰。柔服膺已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方等衆經，大小諸部，皆徹鑒玄源，洞盡宗要。年過弱冠，便登講席，一代名賓，並投身北面。後東遊禹穴，值慧基法師，招停城傍。

一夏講論。後入剡白山靈鷲寺，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人，彩旗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答云：法師當入，故出奉迎。明旦待人，果是柔至。旣而掃飾山門，有終焉之志。敷經導學，有士如林。齊太祖創業之始，及世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傍求義士，以柔耆素有聞，故徵書歲及文宣諸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於定林寺，躬爲元匠，四遠欽服。人神讚美。文惠文宣並服膺入室。柔秉德居宗，當之弗讓，常誓生安養國，每至懸輪西次，輒嚙容合掌，至臨亡之日，體無餘患。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鋪席於地，西向虔禮，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年，春秋六十有四，卽葬於山南。沙門釋僧祐與柔少長山棲，同止歲久，亟挹道心，預聞法味，爲立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貞正有學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熙皆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業未就，而相繼早卒，拔撰七玄論，今行於世。

齊山陰法華山釋慧基

僧行 慧旭
惠永 惠深 道恢
法洪

釋慧基，姓呂，吳國錢唐人。幼而神情俊逸，機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師，至年十

五，義嘉其神彩，爲啓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顧問允愜，卽勅於祇洹寺爲設會出家，輿駕親幸，公卿必集。基旣棲志法門，厲行精苦，學兼昏曉，解洞群經。後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弘讚禪律，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當道王江東，不須久留京邑，於是四五年中，遊歷講肆，備訪衆師。善小品法華思益維摩金剛般若勝鬘等經，皆思探玄蹟，鑒徹幽凝，提章比句，麗溢終古。基師慧義旣德居物宗，道王京土，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稱，乃携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物近盈百萬，基法應獲半，悉捨以爲福，唯取麤故衣鉢，協以東歸，還止錢塘顯明寺。頃之，進適會稽，仍止山陰法華寺，尙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徧歷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人。宋太宗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徽中，復被徵詔，始行過浙水，復動疾而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精舍，手疊磚石，躬自指麾，架懸乘險，製極山狀，初立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加修飾，遂窮其麗美。基嘗夢見普賢，因請爲和尚。及寺成之後，造普賢並六牙白象之形，卽於寶林設三七齋懺，士

庶鱗集，獻奉相仍。後周顒莅剡，請基講說。顒既素有學功，特深佛理，及見基訪覈，日有新異。劉瓛、張融並申以師禮，崇其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致書慇懃，訪以法華宗旨。基乃著法華義疏，凡有三卷。及製門訓義序三十三科，並略申方便旨趣，會通空有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世。基既德被三吳，聲馳海內，乃勅爲僧主，掌任十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講道，訓厲禪慧，四遠從風，五衆歸伏。基性烈而能溫，氣清而且穆，故預在門人，莫不兢戰。以齊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於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初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踞砌坐，問所從來。答云：從大乘國來，奉迎基和尚。後數日而亡，因窆於法華山南。特進廬江何胤爲造碑文於寶林寺，銘其遺德。基弟子僧行、慧旭、道恢並學業優深，次第敷講，各領門徒，繼軌前轍。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亡，次沙門慧永，永風姿瓌雅，德行清嚴，亦遊刀衆經，時常講說。永後次沙門慧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素見重。深後，次沙門曇興，亦沈審有氣局。

齊京師謝寺釋慧次

僧寶
慧淵
僧智
僧猛
法珍
法寶

釋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爲志欽弟子，後遇徐州釋法遷，解貫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志學無勦，清鑒倫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名貫徐土。迄稟具戒，業操彌深，頻講成實及三論等。大明中出都，止於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旻、法雲等，皆幼年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惠、文宣，悉敬以師禮，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從化，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珍、僧響、僧猛、法寶、慧淵，並一代英哲，爲時論所宗。

齊京師何園寺釋慧隆

智誕
道慧
僧辯
法度
僧賢

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無師友，卓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凝心佛法，貫通衆典。宋太始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旣思徹詮表，善於清論，乘機抗擬，往必折關。宋明帝請於湘宮寺開講，成實、負裘問道，八百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

說凡先舊諸義盤滯之處，隆更顯法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實法斷結義等。汝南周顒目之曰：隆公蕭散森疏，若霜下之松竹。以永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時江西有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何園寺復有僧辯、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可稱。

齊京師太昌寺釋僧宗

曇準
慧令
法身
法真
僧賢
道文

釋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晉氏喪亂，其先四世祖移居秦郡。年九歲，爲瑗公弟子，諮承慧業。晚又受道於斌、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等，每至講說，聽者將近千人，妙辯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亟越儀法，得意便行，不以爲礙。守檢專節者，咸有是非之論。文惠太子將欲罪擯徙逐，通夢有感，於是改意歸焉。魏主元宏遙挹風德，屢致書，並請開講。齊世祖不許外出。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徧，以從來信施，造太昌寺以居之。建武三年卒，所住春秋五十有九。先是北土法師曇準，聞宗特善涅槃，迺南遊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準乃別更講說，多爲北土所師。準後

居湘宮寺，與同寺法身法眞，並爲當時匠者。時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最，中興寺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數論，振名上國云。

齊京師中寺釋法安

慧光 敬道 光贊
慧翰 道宗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爲師。光幼而爽拔，博通內外，多所參知。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永請斌公講，並屈召名學。永問斌云：「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彌道慧。法安僧拔，慧熙永卽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法安述佛性，神色自若，序瀉無遺。永問並年幾，慧答十九，安答十八。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誦書詠詩，時人號才童。今日二道士，可曰義少也。」於是顯譽京朝，流名四遠。迄至立年，專當法匠。王僧虔出鎮湘州，携共同行。後南適番禺，正值彼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彼心愧讓席，停彼兩周，法事相繼。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肩劉繪、劉瓛等，並稟服文義，共爲法友。永泰元年，卒於中寺。春秋四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並僧傳五卷。

時有靈基寺敬遺光贊慧韜，瓦官寺道宗，亦皆當時名流，爲學者所慕。

齊京師中興寺釋僧印

慧龍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沈審，安苦務學，初遊彭城，從曇度受三論，度旣擅步一時，四遠依集，印稟味鑽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受法華，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華宗旨，印偏功構徹，獨表新異。於是東適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其餘經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默，招僧大集，請印爲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風猷，屢請講說。印戒行清嚴，稟性和穆，含恕安忍，喜慍不彰。時壯氣之徒，問論中間，或厝以嘲謔，印神采夷然，曾無介意。雖學涉衆典，而偏以法華著名，講法華凡二百五十二徧。以齊永元元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

齊琅邪嶠山釋法度

法紹

僧朗

惠開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於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瑯琊之嶠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山

爲棲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爲館，住者輒死。及後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斬，尚度前之，尙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棲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並願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尙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靳，尙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尙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嶠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同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尙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甌，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卽間，其徵感若此。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顒去成都，招共同下，止於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爲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恭以師禮，資給四事。度常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

徧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四。度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綱山寺。朗本遼東人，爲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華嚴三論，最所命家。今上深見器重，勅諸義士受業於山。時有彭城寺惠開，幼而神氣高朗，志學淵深，故早彰令譽，立年便講。又餘杭縣法開者，亦清爽雋發，善爲談論，出京止禪岡寺，與同寺僧紹有聞當時。

梁京師冶城寺釋智秀

僧若僧璿 道乘

釋智秀，本姓裘，京兆人。寓居建業，幼而穎悟，早有出家之心，二親愛而不許，密爲求婚，將剋娶日，秀乃間行避走，投蔣山靈曜寺剃髮出家。及年滿具戒，業操愈堅，稟訪衆師，搜檢新異。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尤善大小涅槃淨名般若。及講筵一建，輒王侯接駕，負裘肩隨。爲人神采細密，思入玄微，其文句幽隱，並見披釋。以天監之初，卒於冶城寺，春秋六十有三。會葬之日，黑白奔赴，街巷填闐，士庶含酸，榮哀以備。時冶城又有僧若道乘，並當時令聞。若與兄僧璿，並善諸經及外書。若誦法華，工草隸。

後爲吳國僧正。乘亦志業明敏，而特善毗曇。

梁荊州釋慧球

釋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郡人。世爲冠族，年十六出家，住荊州竹林寺，事道馨爲師，稟承戒訓，履行清潔。後入湘州麓山，專業禪道。頃之，與同學慧度俱適京師，諮訪經典。後又之彭城，從僧淵受成實論。至年三十二，方還荊土，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羣。荆楚之間，終古稱最。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者，球之力也。中興元年，勅爲荊土僧主，訓勸之功，有譽當世。天監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四。遺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梁京師靈曜寺釋僧盛

法欣 智敏
僧護 僧韶 法閑

釋僧盛，本姓何，建業人。少而神性聰敏，加又志學翹勤，遂大明數論，兼善衆經，講說爲當時元匠。又特精外典，爲羣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脇。天監中，卒於靈曜寺，春秋五十餘。時有宋熙寺法欣、延賢寺智敏、法閑、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同

譽。欣敞並善經論，法罔兼精律部，韶護以毗曇著名。

梁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釋智順，本姓徐，瑯琊臨沂人。年十五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爲師，少而聰穎，篤志過人。故雖年在息慈，而學功已績。及受具戒，秉禁無疵。陶練衆經，而獨步於涅槃成實，講說徒衆，常數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而貞素確然，其微無點。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爲修冶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營護，卒以獲免。緄後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留盜宿於房內，明旦遣以錢絹，喻而遣之，其仁洽篤，恕如此。後東遊禹穴，止於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見江左。順爲人虛靜恭恪，形器若神，風軌清嚴，動無失厝，故士庶瞻禮，當有懼焉。以天監六年卒於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飯，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羹以進，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

此之類。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者。遺命露骸空地，以施蟲鳥，門人不忍行之，乃窆於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華寺釋惠舉又爲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讚及受戒弘法等記，皆行於世。

梁京師靈味寺釋寶亮

道明 僧成 僧寶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胄族。晉亂，避地於東萊掖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無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弘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爲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此客遊。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粲後與明書曰：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稍盛，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絕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房，請爲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禮，結菩薩四部因緣，後移憩靈味

寺，於是續講衆經，盛於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徧，成實論十四徧，勝鬘四十二徧，維摩二十徧。其大小品六徧，法華十地，優婆塞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彌勒下生等，亦各近十徧。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諮稟門徒常盈數百。亮爲人神情爽岸，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鋒辯縱橫。其有問論者，或豫蘊重關，及亮之披解，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性率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出。天監八年初，勅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上爲之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卽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焦種受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眞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

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眞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耆年愈篤，齷齒不衰。流通先覺，孳孳如也。後進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勅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條流明悉，可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以爲記別。云爾。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性不蓄金，皆散營福業。身沒之後，房無留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於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爲製文，刻於兩面。弟子法雲等，又立碑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焉。時高座寺僧成，曠野寺僧寶，亦並齊代法匠，寶又善三玄，爲貴遊所重。

梁上定林寺釋法通

智進

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碧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禮義相襲，通幼而岐穎，聰悟絕倫。年十二出家，遊學三藏，專精方等，大品法華，尤所研

密年未登立，便爲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集。後踐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棲閑隱素，履道惟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獻王、皆紆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舉、吳國陸果、尋陽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稟其戒法。白黑弟子七千餘人，晦迹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禮懺精苦。至天監十一年六月十日，便覺不念，語弟子云：我止可至九月二十間耳。到九月十四日，見兩居士皆執白拂，來向牀前，便次第出去。至十七日，忽漫語云：檀越不相識，何處來耶？弟子曇智問意故，答云：有一人著朱衣戴幘，擎木箱底在牀前，至二十日見佛像作兩行來，通合掌良久，侍疾者但聞異香，竟不測其意。通乃密向同意慧彌說之。至二十一日，索香湯洗浴，竟仍作禮還臥。又手當胷，正中時卒，春秋七十。仍葬於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蘭陵蕭子雲，並爲製文，刻於兩面。時定林上寺復有沙彌智進，本閩人，清信篤至，遂出家苦節，嘗頭陀至山東，宿於樹下，有虎來摩其頭，見進端坐無擾，跪之而去。爾後每獨行獨坐，常見青馬一匹，衛其左右。

梁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釋慧集，本姓錢，吳興於潛人。年十八，於會稽樂林山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爲性慤實，言無華綺，而學勤昏曉，未嘗懈怠。後出京，止招提寺，復徧歷衆師，融冶異說，三藏方等，並皆綜達。廣訪大毗婆沙，及雜心捷度等，以相讎校，故於毗曇一部，擅步當時。凡碩難堅疑，並爲披釋，海內學賓，無不必至。每一開講，負裘千人。沙門僧旻、法雲，並名高一代，亦執卷請益。今上深相賞接，每請開講，以天監十四年，還至烏程，遘疾而卒，春秋六十。著毗曇大義疏十餘萬言，盛行於世。

梁剡法華臺釋曇斐

法藏 明慶

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惠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牒之稱。其方等深經，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稟訪，備窮經誥之旨，居於鄉邑法華臺寺，講說相仍，學徒成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玄，故於小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辭辯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時。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士廬江何胤，皆遠挹徽

猷招延講說。吳國張融，汝南周顒，顒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焉。以天監十七年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文辭，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譽江東，被勅爲十城僧主，符旨適行，未拜便化。厥土僧尼，倍懷戀德。斐同縣南巖寺有沙門法藏，亦以戒素見稱，喜放救生命，興立圖像。時餘姚縣有明慶比丘，與斐同時致譽。慶本姓鄭氏，戒行嚴潔，學業清美，本師事炎公。又弘實弟子，師資三業，並見重東南。

論曰：夫至理無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斷，無言故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有言傷其旨，心行處斷，則作意失其真。所以淨名杜口於方丈，釋迦緘默於雙樹，將知理致淵寂，故爲無言。但悠悠夢境，去理殊隔，蠢蠢之徒，非教孰啓？是以聖人資靈妙以應物，體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託形像以傳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言者，不真之物，不獲已而陳之。故始自鹿苑，以四諦爲言初；終至鶴林，以三點爲圓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象默負而弗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

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爲人廣說，示教利喜，其在法師乎？故士行尋經於于闐，誓志而滅火，終令般若盛於東川，忘相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遁于蘭法開等，並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之美，功亦亞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受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成就，使夫慧日餘暉，重光千載之下；香吐遺芬，再馥閭浮之地。涌泉猶注，寔賴伊人！遠公旣限以虎溪，安師反更同輦，與夫高尚之道，如有忒焉。然而言默動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辭楚，舍之則藏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仗者。安雖一時同輦，迺爲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眞，開玄顯報。其後荆陝著名，則以翼遇爲言初；廬山清素，則以持永爲上首。融恆影肇，德重關中；生叡暢遠，領宗建業。曇度僧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進惠基，乃摘浙東之盛。雖復人世迭隆，而皆道術懸會。故使像運餘興，歲將五百，功効之美，良足羨焉。贊曰：

遣風眇漫，

結浪遄迴，

匪伊粹哲，

孰振將頽？

潛安比曜，

遠叡聯環，

鐮斧曲戾，

彈沐斜埃，

素絲既染，

永變方來。

高僧傳初集 卷第九

音釋

疹

丑刃切，病也。

眊

補永切，明也。

颯

胡頰切。

莅

力至切，臨也。

臧

語塞切，又音完。

嘲諛

嘲、陟交切，諛、處約切，調也，戲也。

嶠

書涉切，山名。

踵

之龍切，足跟也。

填闐

闐，衆盛貌。填，衆結切。

緄

古本切。

掖

音堅，縣名。

邯鄲

邯、胡安切。鄲、地名。

齷

五奚切，老人齒落復生，曰齷齒。

鐮

音鐮，廣刃斧也。

儁

祖峻切，與俊同。

高僧傳初集卷第十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上

晉鄴中竺佛圖澄

道進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眞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陽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務，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卽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

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卽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恆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默益者，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並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

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漸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己，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漸皆滿。澄閑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旣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旣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於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迺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此法一開，方爲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

望彼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僞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僞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時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旨，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詣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誠勒曰：「今年葱

中有蟲，食之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爲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石虎廢弘自立，遷都於鄴，稱元建武。虎傾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勅僞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

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和尙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往迎之，邃卽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尙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

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是澄呪願時也。石虎兒僞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爲幽州牧鎮，群凶湊聚，因以肆暴。澄誠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難爛。虎不解此語，卽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捻矢自視行斌，罰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比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共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諫之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鷄身。後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耶？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旣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

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尙書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靜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吝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卽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賊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於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卽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剋。」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旣行，民多奉佛，

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眞僞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眞僞。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姪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僞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於姪祀，樂事佛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黃河中舊不生龍，忽得一，以獻虎。

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恆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歷終有期，金離消於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歡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積，久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爲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

省視，傲然而臥。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飾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數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卽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莞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戍軍追擒，並爲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

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於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常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鑊穿宣額，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轘裂肢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鬣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迺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歲石氏當滅，吾

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卽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炎幻之軀，化期已及。旣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迺忽爾告終，卽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卽爲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慟哀號，奔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卽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盡，閱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

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者，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棺不見屍。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噬其臂，意謂石虎爲祟，迺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殮不毀，儁乃踰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爲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後苻堅征鄴，儁子暉爲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旣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

圖磴，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晉羅浮山單道開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棲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餌柏實，柏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臥。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祿祠中，後徙臨漳照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許，於上編菅爲禪室，如十斛蘿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答，迺爲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眼。

疾時秦公石韜就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得其效。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於山舍。勅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間，聞弟子敍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去來，迺遙心敬悵。及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至。迺爲之傳讚，讚曰：蕭哉若人，颺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暉曜，高步是臻，餐茹芝英，流浪巖津。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迺爲讚曰：物儻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入，颺颺靈仙，茲焉遊集，遺屣在林，千載一襲。後沙門僧景道漸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

晉常山竺佛調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圖澄爲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尙純樸，不表飾

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並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羸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臥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剋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眞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迺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竺佛調，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按釋道安經錄云：漢靈帝

光和中，有沙門嚴佛調，共安玄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便謂爲一，謬矣。

晉洛陽耆域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亦不恆。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於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晉惠之末，至於洛陽，諸道人悉爲作禮。域胡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腳攣屈，不能起。

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卽時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卽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莢發，扶疏榮茂。尙方暑中有一人病癰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卽有臭氣燻徹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泥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有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因請域曰：上人旣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爲永誠。域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旣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未相讎問，方知分身降焉。旣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

乃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卽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旣還西域，不知所終。

晉洛陽磬鵒山鍵陀勒

鍵陀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衆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磬鵒山，山有古寺廟處，基墟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逐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卽寺基也。卽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以勒爲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朝至洛陽諸寺赴中，暮輒乞油一鉢，還寺燃燈，以此爲常，未曾違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恆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終。

晉洛陽婁至山訶羅竭

訶羅竭者，本憐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相繼，竭爲呪治，十差八

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跟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旣拔足，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闡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晉襄陽竺法慧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蜜爲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齎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

征西庾雅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

晉洛陽大市寺安慧則

慧持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恆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齋經自隨，後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於時同見聞者，莫不廻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靖首尼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異通靈云。

高僧傳初集卷第十

音釋

葦亭

葦，徐弊切。亭，蒲沒切。葦亭，並星名。

痼

古暮切，久病也。

枋

敷房切，枋頭，地名。

漣

七豔切，城水也。

塹

丑厄切，裂也。

柵

楚革切，編木爲柵也。

扁鵲

扁，婢免切。鵲，蕭醫姓名。

穴

居消切，姦盜也。

敦

胡教切，法效也。

頷

胡感切，口下也。

輶

胡關切，車裂人也。

嚙

倪結切，噬也。

崇

雖遂切，神禍也。

踰

徒合切，踐也。

綌

丑林切。

擗

尼角切，按也。

蕒

田黎切，木更生也。

癥

砂里切，腹病也。

迕

吾斬切，萍迕也。

鵒

赤脂切，鵒，山名。

墟

之亦切，址也。

瑟

秘音。

踰

女展切，踐也。

高僧傳初集卷第十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下

晉長安涉公

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苻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能以祕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堅減饌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晉西平釋曇霍

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塚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髮利鹿孤，僭據西平，自稱爲王，號年建和。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自還本主，一無所污。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恆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甚衆。鹿孤有弟，僭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檀曰：「僕先世已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而欺國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人旣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並迎爲之禮。」檀有女病甚篤，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轉，吾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時宮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

晉義熙三年，僂檀爲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之。

晉上虞龍山史宗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爲納，故世號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恆，常在廣陵白土塢，凭塢謳唱，引絃以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棲憩無定所，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爲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滯，博達稽古，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玄裘，浮遊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棲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遣還所在，遺布二十匹，悉以乞人。後有一道人，不知姓名，常齎一杖一箱自隨，嘗逼暮來，詣海鹽令云：欲數日行，暫倩一人，可見給不？令曰：隨意取之。乃選取守鵝鴨小兒形服最醜者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許，道人爲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甌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暝，道人辭欲還，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所在不？其謠何當竟？道人云：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塢上，計其謠亦竟也。屋中人

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問箱中有何等？答云：書疏耳。道人嘗在聽事止眠，以箱杖著牀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暮輒高懸箱杖，當下而臥，永不可得。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而君恆欲偷人，正爾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令其捉杖，颺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並說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羣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後憩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索，而韜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

宋京師杯度

僧佉 張奴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於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縑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盼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於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家拜請還家，日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鱸，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

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卽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暫出，至暝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轉履。旣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卽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矚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度。

脫在好處，頗爲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殮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旣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返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佉同房，冥於窗隙中，見佉取寺刹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曰：吾東見蔡狹，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爲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煙表，長歌出昊蒼。澄虛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長麗傳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矜章。佉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熏心，靖

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惑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矚影遄電。累蹟聲華，蔑醜章弁，視色悟空，玩物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薦。依畦啜麻，鄰崖飲渚，慧定計昭，妙真曰眷。慈悲有增，深想無倦。言竟各去，爾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反，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敍。人所不解，度猶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蜜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卽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度，卽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薑爲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彼杯度已移靈鷲寺。其家杯度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舶颶，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

十餘里，聞磬聲香煙，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速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因君以鉢與之，並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卽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箠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並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

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持師鉢而死冶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柁，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蘭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寧子時爲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寧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齊諸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度。度旣至，一呪病者卽愈。齊諸伏事爲師，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諸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諸，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諸卽爲營齋，並迎屍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

看。答云：度師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卽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卽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諸家，呂道慧聞人坦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皆大驚，卽起禮拜度。度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諸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旣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宋僞魏長安釋曇始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齋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跋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徧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旣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

胡徧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託跋蘇復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僞輔，蘇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蘇，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蘇既惑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蘇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蘇令依法，屢斬不傷，遽以白蘇。蘇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於檻，蘇令以始餒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蘇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謬失，始爲說法，明辯因果。蘇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蘇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蘇卒，孫濬襲位，方大弘。

佛法盛迄於今，始後不知所終。

宋高昌釋法朗 智整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徵瑞，韜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口既將中，願爲設食。進卽爲設食，唯聞七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遣進，進卽以爲覲。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爨者，就進取衣，進卽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肩涌泉，直上於天，衆歎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沙門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爲土主楊難當所事，後入塞峽山石穴中，不反。

宋岷山通雲寺鄒碩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居無常所，恍惚如狂。爲人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無不禮拜讚歎，悲感流淚。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人行往，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往蠻中，皆因事言謔，協以勸善。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乞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爲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並扈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爲左右可乎？碩爲人好韻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酒以清醺，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噉噉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著脚，旣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郫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

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沙彌答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宋江陵琵琶寺釋惠安

僧覽 法衛

釋慧安，未詳何人。少經被虜，屬荊州人爲奴，執役勤緊，主甚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恆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綰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妓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無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卽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臥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

所之。濟後至陟屺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卽起遙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

齊京師枳園寺沙彌釋法匱

法楷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爲京師枳園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琊王奐、王肅，並共師焉。匱爲性恭默，少語言，樸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勝法師，老病，匱從爲依止，營護甚多。及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旦還家，又至定林，復還枳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匱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爾日晚還房臥，奄然而卒，屍甚香輒，手屈二指，衆咸悟其得果。時猶爲沙彌，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爲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禮，爲營理殮葬。百姓雲赴，覲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起枳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齊荊州釋僧惠

慧遠

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立陟屺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趨爾，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爲讖。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嘗至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惠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遇保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惠後還荆，遇見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而捉之，數日蕤果爲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誠掘，果得二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蒼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爲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齊壽春釋慧通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趨爾，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恆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

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爲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爲？」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爲先。」飲酒畢，至牆邊臥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梁京師釋保誌

道香 僧朗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

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士士庶，皆敬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疊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旣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旣延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旣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閤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廟，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鱸，人爲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

載屍還宅。誌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又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如誌所畫，悟而登之，烏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恢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荆子甚急，旣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卽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如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卽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云：

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誌答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殿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許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爲其現眞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輿，形貌熙悅，臨亡，自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卽啓聞，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加殯送，葬於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居於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

應年九十七。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爲化也，蓋以抑誇強，摧侮慢，挫兇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竦石參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政，懷愍播遷，中州寇蕩，寶羯亂交，淵曜纂虐於前，勒虎潛兇於後，郡國分崩，民遭塗炭。澄公憫鋒鏑之乃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藉祕呪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凶吉，終令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生，固無以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杯度等，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窆後空擲，靈迹怪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去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爲謀僭妖蕩，仙錄則以爲羽化雲翔。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至如慧則之感香鬘，能致痼疾消瘳；史宗之過漁梁，迺令潛鱗得命；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更始；保誌分身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

弗汚其體，塵雖同而弗渝其眞。故先代文紀，並見宗錄。若其誇銜方伎，左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芝而壽考，與夫鷄鳴雲中，狗吠天上，蛇鵠不死，龜靈千年，曾是爲異乎。讚曰：

土資水澤，

開導溜川，

高僧傳初集卷第十一

膨

切陟

也過
○罪

也切。
○，
是

高僧傳初集卷第十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習禪

晉江左竺僧顯

竺僧顯，本姓傅氏，北地人。貞苦善戒節，蔬食誦經，業禪爲務。常獨處山林，頭陀人外，或時數日入禪，亦無飢色。時劉曜寇蕩西京，朝野崩亂，顯以晉太興之末，南遊江左，復歷名山，修己恆業。後遇疾，縣篤，乃屬想西方，心甚苦至，見無量壽佛，降以眞容，光照其身，所苦都愈。是夕更起澡浴，爲同住及侍疾者說己所見，并陳誠因果，辭甚精研。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殊香，旬餘乃歇。

晉剡隱岳山帛僧光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於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雇人開翦，負杖而前，

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羣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棲神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夢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薪採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析。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胷，颯然風起，衣服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於室，以磚疊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於今尙存。

晉始豐赤城山竺曇猷

慧開 慧真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壘家乞食，猷呀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

經。俄而羣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於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淩雲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千雲，猷搏石作梯，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峰高挹，致敬而反。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峰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卻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旦復欲前，見一人鬢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

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幘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愧忤。」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猷停少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觀精舍神僧，果如前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卻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齋懺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禳星是帛僧光，未詳。」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亦善禪業，入餘姚靈祕山，各造方丈禪龕，於今尙在。

晉長安釋慧嵬

釋慧嵬，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棲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嵬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旣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

鬼來，但有手足。鬼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鬼皆隨言遣之。後冬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鬼厥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淩雲而逝。顧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

晉廣漢閭興寺釋賢護

釋賢護，姓孫，涼州人。來止廣漢閭興寺，常習禪定爲業，又善於律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肢節都盡，唯手一指不然，因而埋之塔下。

晉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支曇蘭，青州人。少蔬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於數日，忽見一人而形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

來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峰，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風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卽授之，受法竟。覲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震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矣。

晉蜀石室山釋法緒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師塚間，頭陀山谷，虎兇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卽於屍上爲起塚塔焉。

宋僞魏平城釋玄高

慧崇 曇曜

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卽高

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爲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僞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堂，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卽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盡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暫還家，啓求入道，經涉兩旬，方卒先志。旣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右有浮馱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僧，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佛熾繁，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毗，來入其國，領徒立衆，訓以禪道。然三昧正受，

既深且妙，隴右之僧，稟承蓋寡。高乃欲以己率衆，卽從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爲沙門，而權侔僞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無毗既反，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譏構玄高，云：「蕃聚徒衆，將爲國災。」曼信譏，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往河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羣仙所宅。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彌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磬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往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蛻而逝。昔長安曇弘法師，遷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旣聞高被擯，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艱，冒險從命。旣達河南，賓主儀畢，便謂王曰：「王旣深鑒遠識，何以信譏棄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言耳。」王及太子，赧然愧悔，卽遣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旣曠濟爲懷，忘忿赴命。始欲出山，風雷忽起，樹木摧折，崩石

塞道。呪願曰：吾誓志弘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爲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樊會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超，請高同還僞都。旣達平城，大流法化。僞太子託跋晃，事高爲師。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懃懃。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羣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燾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代，武功雖照，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次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朕諸功臣，勤

勞日久，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頤神養壽，論道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良賢，以備列職，擇人受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爲別。時崔皓寇天師，並先得寵於熹，恐見纂承之日，奪其戚柄，乃讚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比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爲巨害。熹遂納之，勃然大怒，卽勅收高。高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乎！於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僞魏尙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旣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僞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時，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市，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旣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

里馬，於是揚鞭而反。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願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尚起坐，和尚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恆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而絕也。」明旦遷柩，欲闔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墳卽窆。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爲僞國僧正，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徂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已後，依方等懺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卽已還生閻浮提。」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僞太平七年，託跋燾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沮渠牧

健，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僞太傅張潭伏膺師禮。

宋長安寒山釋僧周

僧亮

釋僧周，不知何許人。性高烈，有奇志操，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山頭陀坐禪。魏虜將滅佛法，周謂門人曰：大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巖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暴，停者悉斃，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興佛法。僞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卽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命出山。周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後出，燒身，經二日方盡，煙炎張天，而房不燼。弟子收遺灰，架以磚塔。弟子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永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誅翦，自身當之，如其獲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掃灑街巷，比室候迎。主親自枉道，接足致敬。亮爲陳誠禍福，訓示因果，言約理詣，和而且切，聽者悲喜。

各不自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大法更興，亮之力也。

宋長安太后寺釋慧通

釋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師慧紹，諸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棲神彼國。微疾，乃於禪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言：「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明暉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更化。異香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宋餘杭釋淨度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好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度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餘萬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然九燈，端然達曙，以爲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云：「令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誠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簫鼓香煙，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聞見。

宋始豐瀑布山釋僧從

釋僧從，未詳何許人。稟性虛靜，隱居始豐瀑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五穀，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禮誦無輟。與隱士褚伯玉爲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宋廣漢釋法成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柏脂。孤居巖穴，習禪爲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因停廣漢，復弘禪法。後小疾，便告衆云亡。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徧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有紺馬，背負金棺，升空而逝。

宋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諸受禪要。達摩曾入定往兜率天，從彌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還至于闐，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

聞遣使並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卽居之。後移羅浮天宮寺，宋文請下都，上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寺，復勅令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吳興沈演、平昌孟顗並欽慕道德，爲造禪室於寺。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宋荊州長沙寺釋法期

道果

釋法期，姓向，蜀郡郫人。早喪二親，事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諸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共習禪觀。猛所語知，皆已證得。後遇玄暢，復從進業。及暢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曰：「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屍，體更香潔。時蜀龍華寺又有釋道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宋成都釋道法

釋道法，姓曹，燉煌人。棄家人道，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爲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其分以

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蟲。如此者累年。後入定，見彌勒放齋中光，照三塗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臥。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繩牀，貌如恆日。

宋蜀安樂寺釋普恆

釋普恆，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爲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敍之，並未之信。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靜業禪，善入出住。與蜀韜律師爲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未亡一月日，忽與親知告別，竟無感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奴不解，強取臥之，尸竟不伸。衆僧來見，更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伸。衆僧試取捋之，亦隨手卽伸，伸已復更屈。生時體淨，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闍維之，薪積始然，便有五色煙起，殊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爲之讚曰：大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空過萬劫永。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參差，眞性

理恒炳，輶光寄浮世，遺德方化迥。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

僧謙
法達
慧勝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沈之後也。祖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壽春石澗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蜜多道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於靈曜寺，精勤諮受，曲盡深奧。時群劫入山，審端坐不動，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勸，劫賊慙愧流汗，作禮而去。靈鷲寺慧高，從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棲玄寺。文惠文宣，並加敬事。傳琰蕭赤斧，皆諮戒訓。王敬則入房覓審，正見入禪，因彈指而出，謂聖道人，即奉米千斛，請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五。時有僧謙超志法達慧勝並業禪，亦各有異迹。

齊武昌樊山釋法悟

道濟

釋法悟，齊人家，以田桑爲業。有男六人，並皆成長。悟年五十喪妻，舉家鬱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至武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爲幽棲之處，本隱士郭長翔

所止，於是有意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晦聞而奇之，因爲剪徑開山，造立房室。悟不食糲米，常資麥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法華，常六時行道，頭陀山澤，不避虎兇。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以齊永明七年卒於山中，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謂其所住爲頭陀寺焉。

齊錢塘靈隱山釋曇超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徧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兇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卽位，被勅往遼東，弘讚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隱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稱嚴鎮通陳。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住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奉。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爲塹，侵壞龍室，群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旣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

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遙爲龍呪願說法。至夜，群龍悉化作人，來詣超所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法師既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超明旦卽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卽請僧浮船石首，轉經纔竟，遂卽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齊始豐赤城山釋慧明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於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尸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雇人開翦，更立堂室，造臥佛並猷公像，於是棲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遊戲階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挹，頻遣三使，慫勸敦請，乃暫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苦留不止，

於是資給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

論曰：禪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後緣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老子云：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輕必以重爲本，躁必以靜爲基。大智論云：譬如服藥將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是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化衆生。是以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八除十入，藉定方成，故知禪之爲用大矣哉。自遣教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光曇猷等，並依教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踰喜樂，外折妖祥，擯鬼魅於重巖，覩神僧於絕石。及沙門智嚴，躬履西域，請闍賓禪師，佛馱跋陀，更傳業東土。玄高玄紹等，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羣於數隨，往反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等，亦膺行其次。然禪用爲顯，屬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爲凝酥，過石壁而無壅，擎大衆而弗遺。及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尙能停波止雨，呪火燒國，正復玄高逝矣而更起，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鬱頭藍弗，竟爲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爲

扇陀所亂，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螢燭之於日月，曾是爲匹乎。讚曰：

禪那杳寂，

正受淵深，

假夫輟慮，

方備幽尋。

五門棄惡，

九次叢林，

枯鑠山海，

聚散昇沈，

茲德裕矣，

如不厲心。

高僧傳初集卷十二

音釋

奩

力鹽切，盛器。

鞞

駢迷切，馬上鼓也。

覲

梵語，具云達覲，此云財施。覲，初覲切，與覲同。

積

資四切，聚也。

赧

奴板切，面慚而赤也。

薰

徒到切。

繫

陟立切。

鑿也。

窆

方驗切，下棺也。

舐

神希切，舐也。

涪

房尤切，水名。

顗

魚豈切。

捋

郎括切，摩也。

燭

卽略切，火炬也。

高僧傳初集卷第十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明律

宋江陵釋慧猷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後，專精律禁。時有西國律師卑摩羅叉，來適江陵，大弘律藏，猷從之受業。沈思積時，乃大明十誦，講說相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誦義疏八卷。

宋吳閑居寺釋僧業

慧先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僞發天然，洞盡深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爲造閑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道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中，近

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歎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雙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慧先，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宋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至京師，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精於十誦，以詢德爲物範，乃令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矣。

宋京師莊嚴寺釋僧璩

道表

釋僧璩，姓朱，吳國人。出家爲僧，業弟子，總銳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風聞，勅出京師，爲僧正悅衆，止於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

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現耳。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既虛誑事暴，卽日明擯。璩仍著誠衆論，以示來葉。璩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準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爲法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鬘文旨，並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率直有高行，宋明帝勅晉熙王燮，從請戒焉。

宋彭城郡釋道儼

慧曜

釋道儼，雍丘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尼，精研四部，融會衆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諮訪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決正四部毗尼論。後遊於彭城，弘通律藏，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棲玄寺，又有釋慧曜者，亦善十誦。

宋江陵釋僧隱

成具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歲出家，便能長齋，至十二年蔬食。及受

具戒，執操彌堅，常遊心律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聞西涼州有玄高法師，禪慧兼舉，乃負笈從之。於是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西遊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止江陵琵琶寺。又諮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道扇方外，隱研訪少時，備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荆楚。州將山陽王劉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稟戒法。後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禪房，屈膝恭禮。後臥疾少時，問侍者日中未，答云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怡然，忽爾從化，春秋八十矣。時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亦善十誦及雜心毗曇等。

宋廣漢釋道房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學，止廣漢長樂寺。每禮佛燒香，香煙直入佛頂。又勤誨門人，改惡行善，其不改者，乃爲之流泣。後卒所住，春秋一百二十歲矣。

宋京師閑心寺釋道營

慧祐

釋道營，未詳何許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詢二律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蔬素守節。莊嚴道慧，冶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住上虞。永後於京師婁湖苑立閑心寺，復請還居，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厲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閑心寺焉。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

超度

釋志道，姓任，河內人。性溫謹，十七出家，止靈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無兼畜。學通三藏，尤長律品，何尚之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戒授多闕。道既誓志弘通，不憚艱苦，乃携同契十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伸受法，僞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京邑，王奐出鎮湘州，携與同遊。以永明二年卒於湘土，春秋七十有三。時京師瓦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及四分，著律例七卷云。

齊京師多寶寺釋法顗

慧文

釋法顗，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爲法香弟子，住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俱以律藏知名。顗伏膺已後，學無再請，記在一聞，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孝武南下，改治此寺。以顗學業兼明，勅爲都邑僧正。後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開律席。及齊高卽位，復勅爲僧主，資給事事，有倍常科。顗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藥藏，鎮於長干。齊建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時天保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部毗尼，爲瑯琊王奐所事云。

齊蜀靈建寺釋法琳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恨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琳乃剋己握錫，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諸部毗尼，洞盡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輒見一沙門，形甚姝大，常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愈，注念西方，禮懺不息。

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卽於新繁路口，積木燔屍，煙炎衝天，三日乃盡，收殮遺骨，卽於其處而起塔焉。

齊京師安樂寺釋智稱

聽超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玄謨申坦北討獫狁，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已，却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甲，遇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宋孝武時，迎益州印禪師下都供養，稱便束意歸依。印亦厚相將接，及印反汝江，因扈遊而上，於蜀裴寺出家，印爲之師。時年三十有六，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搆亂，乃移卜京師，遇穎公於興皇講律，稱諮決隱遠，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驚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聞其往復清玄，仍携止山寺。於是溫誦小品，研構毗尼。後餘杭寶安寺釋僧志，請稱還鄉，開講十誦。雲棲寺復屈爲寺主，稱

乃受任，少時舉其綱目，示以憲章。頃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弘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承旨。稱辭家入道，務遣繁累，常絕慶弔，杜塞人事，每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勤，以終期功之制。朱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講說，親里知舊，皆來問訊，悉慙勸訓，勗示以孝慈，臨別涕泣，固留不止。還京憩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四十餘徧。齊永元三年卒，春秋七十有二。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等，樹碑於安樂寺。稱弟子聰超二人，最善毗尼，爲門徒所挹。

齊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於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禮拜，因踊躍樂道，不肯還家。父母憐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爲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爲法門梁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明，初受業於沙門法穎，穎旣一時名匠，爲律學所宗。祐乃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邁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百人。永明中，勅入

吳試簡五衆，並宣講十誦，更伸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并建無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咸其力也。祐爲性巧思，能自準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嶠山大像，剡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準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凡僧事碩疑，皆勅就審決。年衰脚疾，勅聽乘輿入內殿，爲六宮受戒，其見重如此。開善智藏，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禮。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徒，一萬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於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於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勰製文。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爲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於世。

論曰：禮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故隨有犯緣，乃製篇目，迄乎雙樹，在迹爲周。自金河滅影，迦葉嗣興，因命持律尊者，憂波離比丘，使出律藏。波離乃手執象

牙之扇，口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乃訖，於是題之樹葉，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難末田地舍那波斯憂波鞠多，此五羅漢次第任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以因往昔見佛，遂爲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在政苛虐，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心歸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集三藏，於是互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輕重，時或不同，開遮廢立，不無小異。皆由如來往昔，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者則開。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邊。故篇聚或時輕重，綱目不無優降，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如來在世，有夢氎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爲五部。大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爲五部，顛倒解義，隱覆法藏，名曇無邈多，卽曇無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性，皆得受戒，名薩婆，卽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輕諸煩惱，名迦葉毗。說有我不說空，名婆蹉富羅。以廣博徧覽五部，名摩訶僧祇。善男子！如是五部，雖名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有二部起，一摩訶僧

祇，二大衆，老少同會共菩薩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履部，純老宿共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十一部，故彼經偈云：十八及二本，悉從大乘出，無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又執見不同，傳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五部爲根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彌沙塞生一部，迦葉毗生二部，並是佛泥洹後二百年內，僧祇生六部，流傳至四百年中，曇無德生五部，經中或時止道五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十八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無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卽四分律也。摩訶僧祇部，及彌沙塞部，並法顯得梵本，佛駄跋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駄什譯出彌沙塞部，卽五分律也。迦葉毗部，或言梵本已度，未被翻譯，其善見摩得勒伽戒因緣等，亦律之枝屬也。雖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最盛東國，以昔卑摩羅叉律師，本西土元匠，來入關中，及往荆陝，皆宣通十誦，盛見宗錄。曇猷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弘化，其間瓌儼隱營等，並祖述猷業，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

甚鑽堀。其後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開拓門戶，更立科目，齊梁之間，號稱命世，學徒傳記，於今尙焉。夫慧資於定，定資於戒，故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入道，即以戒律爲本，居俗則以禮義爲先。禮記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經云：戒爲平地，衆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神解五法，制使先知，斬草三根，不可不識，然後定慧法門，以次修學。而謬執之徒，互生異論，偏於律者，則言戒律爲指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目，便言解及波離，止能漉水翻囊，已謂行齊羅漢；唯我曰僧，餘皆木想，此則自讚毀他，功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於數論者，則言律部爲偏分，數論爲通方。於是扞背毗尼，專重陰入，得意便行，曾莫拘礙，謂言地獄不燒智人，饒湯不煮般若，此皆操之失柄，還以自傷，相鼠羶羊，豈非斯謂。讚曰：

盤盂設誠，

几杖施銘，

人如不勛，

奚用剋乘，

納衣旣補，

篇聚由生，

緘持口意，

枯槁心形，

怡蹙兩鏡，

欣憂二瓶。

忘身

晉霍山釋僧羣

釋僧羣，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上有石孟，徑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云：是羣僊所宅。羣飲水不飢，因絕粒。後晉安太守陶夔聞而索之，羣以水遺夔。出山輒臭，如此三四，夔躬自越海，天甚清霽，及至山，風雨晦暝，停數日，竟不得至。廼歎曰：俗內凡夫，遂爲賢聖所隔，慨恨而反。羣菴舍與孟隔一小澗，常以一木爲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唼羣。羣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水不飲，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

宋彭城駕山釋曇稱

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蠅蟲。晉末至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窮悴，廼捨戒爲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鄰嗟之。及二老卒，傭賃獲直，悉爲二老福用，擬以自贖。事畢，欲還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山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

稱乃謂村人曰：虎若食我，災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卽於是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無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村人逐至南山，瞰身都盡，唯有頭存。因葬而起塔，爾後虎災遂息。

宋高昌釋法進 僧鑑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迎，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爲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爲可剋不？進曰：必捷，是憂災餓耳。迴軍卽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但歲饑荒，死者無限。周旣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廼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使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卽自割肉，挂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至，

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輦之還宮。周勅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闌維之，煙燄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之不爛。卽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於右。進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善十誦律，蔬食節行，誦法華勝鬘金剛般若，又篤厲門人，常懺悔爲業。

宋魏郡廷尉寺釋僧富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霸爲藍田令。富少孤居貧，而篤學無厭，採薪爲燭，以照讀書。及至冠年，備盡經史，美姿容，善談論，後遇僞秦衛將軍楊邕，資其衣糧，習鑿齒攜共志學。及聽安公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安受業。安亡後，還魏郡廷尉寺，下帷潛思，絕事人間。時村人有劫，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逍遙路口，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羣劫不許。富曰：大人五藏，亦可用不？劫謂富不能忘身，因妄言亦好。富乃念曰：我幻燄之軀，會有一死，今以濟人，雖死猶生。卽自取劫刀，畫胸至臍，羣劫更相咎責，四散奔走，卽送小兒還其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富如此，

因問其故，富雖復頓悶，口猶能言，廼具答以此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針，縫其腹皮，塗以驗藥，輦還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所終。

宋僞秦蒲坂釋法羽

慧始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爲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供養。時僞秦晉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既重，卽服香油，以布纏體，誦捨身品竟，以火自燎。道俗觀視，莫不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宋臨川招提寺釋慧紹

僧要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弟子，精勤慤厲，苦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廼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己身。廼還寺辭要，苦諫不從，卽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關，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衆，及齎金寶者，不可稱。

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薪所，積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清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

宋廬山招隱寺釋僧瑜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爲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轍，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爲龕，並請僧設齋，告衆辭別。是日，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廼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燄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稽首作

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廼歇。時年四十四。其卒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相似，貫壤直聳，遂成連理奇樹，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爲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爲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爲傳讚。讚曰：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生入死，孰爲妙寶？其一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覩斯人。其二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述雙樹。其三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颺髣髴。其四

宋京師竹林寺釋慧益

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卻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酥油。有頃，又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縣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慫懃，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廼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所

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今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卽躬出雲龍門。益旣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廼入鑊，據一小牀，以吉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廼答曰：微軀賤命，何足止留？天心聖慈，罔已者，願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卽許。益廼手自執燭，以然帽，帽然已，廼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震幽谷，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攷淚，火至明旦，迺盡。帝於其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爲設會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之處，起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宋蜀武擔寺釋僧慶

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慶生而獨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

梵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末誓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於蜀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悅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行雲爲結，苦雨悲零，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龍，從積升天。時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爲收灰起塔。

齊龍西釋法光

法存

釋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十九方出家，苦行頭陀，不服絲纈，絕五穀，唯餌松葉。後誓志燒身，迺服松膏及飲油，經於半年，至齊永明五年十月二十日，於隴西記城寺內，集薪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日，誦聲猶了，至鼻迺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時永明末，始豐縣有比丘法存，亦燒身供養，郡守蕭緬遣沙門慧深爲起灰塔。

齊交趾仙山釋曇弘

釋曇弘，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宋永初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趾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誓心安養。以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以火自焚。

弟子追及，抱持將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舉寺皆赴，弘於是日復入谷，燒身。村人追救，命已終矣。於是益薪進火，明旦乃盡。爾日村居民咸見弘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喧涼。道俗方悟其神異，共收灰骨，以起塔焉。

論曰：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所貴者，命也。是故餐脂飲血，乘肥衣輕，欲其怡懌也。餌朮含丹，防生養性，欲其壽考也。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恪而弗爲；撤一餐以續餘命，則惜而不與；此其弊過矣。自有宏知達見，遺已贍人，體三界爲長夜之宅，悟四生爲夢幻之境，精神逸乎蜚羽，形骸滯於瓶穀，是故摩頂至足，曾不介心；國城妻子，捨若遺芥；今之所論，蓋其人也。僧羣止爲一鴨，而絕水以亡身；僧富止救一童，而畫腹以全命。法進割肉以啖人，曇稱自餒於災虎，斯皆尙乎兼濟之道，忘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踰九劫；刳肌貿鳥，駭震三千；惟夫若人，固亦超邁高絕矣。爰次法羽，至於曇弘，皆灰燼形骸，棄捨珍愛，或以情祈安養，或以願生知足，故雙桐表於房裏，一館顯自空中，符瑞彪炳，與時間出。然聖教不同，開遮亦異。若是大權爲物，適

時而動，利現萬端，非教所制。故經云：能然手足一指，迺勝國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本以威儀攝物，而今殘毀形體，壞福田相，考而爲談，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違戒。故龍樹云：新行菩薩，不能一時備行諸度，或滿檀而乖孝，如王子投虎。或滿慧而乖慈，如檢他斷食等。皆由行未全美，不無盈缺。又佛說身有八萬戶蟲，與人同氣，人命既盡，蟲亦俱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死便燒，或損於蟲命。有失說者，或言羅漢尙入火光，夫復何怪？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乃自燒。然性地菩薩，亦未免報軀，或時投形火聚，或時裂體分人，當知殺蟲之論，其究莫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栽，七覺八道，實涅槃之要路。豈必燔炙形體，然後離苦？若其位鄰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爲物捨身，此非言論所及。至如凡夫之徒，鑒察無廣，竟知盡壽行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激譽一時，或欲流名萬代，及臨火就薪，悔怖交切，彰言既廣，恥奪其操，於是僂俛從事，空嬰萬苦，若然，非所謂也。讚曰：

若人挺志，

金石非英，

鑠茲所重，

祈彼寶城。

芬梧藟蔚，

紫館浮輕，騰煙曜彩，吐瑞含禎，千秋尙美，萬代傳馨，

高僧傳初集卷第十三

音釋

璩

膽魚切。

獫狁

獫，盧檢切。狁，余準切。獫狁，北夷也。

嶲

書涉切。

莞

沽歡切。

羈

奴侯切，胡羊也。

啜

子合切，入口也。

懷

力荏切，危懼也。

攪

無粉切，

拭也。

績

苦謗切，

懌

羊益切，

縠

胡谷切，縠紗也。

剝

苦胡切，屠也。

高僧傳初集卷第十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誦經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邃

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徧，又精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呪願畢，於是各絕。邃後不知所終。

晉越城寺釋法相

曇蓋 僧法

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

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於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颺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忽遊縱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晉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鳩之，頻傾三鍾，神氣清爽，淡然無擾，恬大異之。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時有竺曇蓋，竺僧法，並苦行通感。蓋能神呪請雨，爲揚州刺史司馬元顯所敬，法亦善神呪。晉丞相會稽王司馬道子爲起冶城寺焉。

晉山陰顯義寺竺法純

竺法純，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山陰顯義寺，苦行有德，善誦古維摩經。晉元興中，爲寺上蘭渚買故屋，暮還，於湖中遇風而船小，純唯一心憑觀世音，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船，乘之獲免。至岸，訪船無主，須臾不見，道俗咸歎神感，後不知所終。

晉蜀三賢寺釋僧生

釋僧生，姓袁，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成都宋豐等，請爲三賢寺主。誦法華，習

禪定，嘗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蹲其前，誦竟乃去。後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衛。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於後可爲燒身，弟子謹依遺命。

宋剡法華臺釋法宗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乃悔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摧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蔬苦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維摩，常升臺諷詠，響聞四遠，士庶稟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爲精舍，因誦爲目，號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

宋京師南澗寺釋道罔

釋道罔，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爲道懿弟子，懿病，嘗遣罔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罔判無濟理，罔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彌新，頻作

數過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以未及喧涼，倏忽不見。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矚風化，夜乘冰渡河，中道冰破，三人沒死，罔又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鼓，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澗寺，常以般舟爲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罔歛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橋間，見一人在路坐胡牀，侍者數百人，見罔驚起，罔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曰：向止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令人送罔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衆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攜往廣陵，終於彼也。

宋廬山釋慧慶

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聞闇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厲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宋臨渭釋普明

釋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諷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倡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俄見一物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傍祠，巫覡自云神見之，皆奔走，以宋孝建初中卒，春秋八十有五。

宋京師道場寺釋法莊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爲廬山慧遠弟子。少以苦節標名，晚遊關中，從叡公稟學。元嘉初出都，止道場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誦大涅槃法華淨名，每後夜諷誦，比房常聞莊。前有如兵仗羽衛之響，實天神來聽也。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宋京師瓦官寺釋慧果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食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園廁見一

鬼致敬於果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爲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爲福。果卽告衆掘取，果得三千，爲造法華一部，並設會。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宋京師東安寺釋法恭

僧恭

釋法恭，姓關，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安養寺，後出京師，住東安寺。少而苦行殊倫，服布衣，餌菰麥，誦經三十餘萬言，每夜諷詠，輒有殊香異氣，入恭房者，咸共聞之。又以弊衲聚蚤蝨，常披以飼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陽文王義季等，並崇其德業。所獲信施，常分給貧病，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卒於彼，春秋八十。時烏衣復有僧恭者，德業高明，綱總寺任，亦不食粳糧，唯餌豆麥。

宋京師彭城寺釋僧覆

釋僧覆，未詳何許人，少孤，爲下人所養。七歲出家，爲曇亮弟子，學通諸經，蔬食持呪，

誦大品法華。宋明帝深加器重，勅爲彭城寺主，率衆有功。宋太始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

僧念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啓，遂爾離俗，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輒病，廼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前障，始聚得錢一千六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經錢在佛處，群劫聞之，赧然而去。於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經成之後，病亦小差。誦法華一部得過，情願既滿，厲操逾堅，常迴諸福業，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曰：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明三年，無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京師龍華寺，復有釋僧念，誦法華金光明，蔬食避世。

齊永興柏林寺釋弘明

釋弘明，本姓嬴，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

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以爲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於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園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誦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卽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後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元嘉中，郡守平昌孟顗，重其眞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後濟陽江摠，於永興邑立紹玄寺，復請明往住。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爲明於村立柏林寺，要明還止，訓勸禪戒，門人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柏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齊京師靈根寺釋慧豫

法音

釋慧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徧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輒塞耳不聽；或時以異言間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畢，精勤標節，以救苦爲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

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法音，亦素行誦經。

齊上定林寺釋道嵩

釋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而沈隱，有志用。及具戒之後，專好律學，誦經三十萬言。交接上下，未嘗有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無兼物。宋元徽中來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守靜閑房，懺誦無輟。人有造者，輒爲說法訓獎，以代饌焉。從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齊上定林寺釋超辯

法明 僧志 法定

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沈，誦法華金光般若。聞京師盛於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達於建業。頃之，東適吳越，觀矚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徧，心敏口從，恆有餘力。禮千

佛，凡一百五十餘萬拜，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於寺南，沙門僧祐爲造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時有靈根釋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十餘萬言，蔬食苦行，有志德焉。

齊山陰天柱山釋法慧

曇遊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冰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於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稅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顒，以信解兼深，特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禮，或因顒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五。時若耶懸溜山有釋曇遊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爲業。

齊京師後岡釋僧侯

慧溫

釋僧侯，姓龔，西涼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禮懺，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來至京師，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二日一徧，如此六十餘年。蕭惠開入蜀，請法同遊，後惠

開協同義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岡創立石室，以爲安禪之所。自息慈以來，至於捨命，魚肉葷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蹉，輒空齋而過。齊永元二年，微覺不愈，至中不能食，乃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弘有釋慧溫，亦誦法華維摩首楞嚴，蔬苦有高節。

梁上定林寺釋慧彌

法仙

釋慧彌，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裔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乃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絕，軌迹莫至。彌負錫獨前，虎兇無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翦茅結宇，以爲棲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臺禪誦，如此者八年。後聞江東佛法之盛，乃觀化京師，止於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爲人溫恭仁讓，喜愠無色，戒範精明，獎化忘倦。諸賢求善，恆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禮拜者，皆爲說法提誘，以代餽饌。爰自出家，至於衰老，葷醢鮮豢，一皆永絕，足不出山三十餘年。曉夜習定，常誦般若，六時禮懺，必爲衆先。以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春秋

七十有九。葬於寺南，立碑頌德。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行，後還吳爲僧正，卒於彼。

梁富陽齊堅寺釋道琳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爲屋所壓，頭陷入胸，琳爲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論曰：諷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總持難得，惛忘易生，如經所說，止復一句一偈，亦是聖所稱美。是以曇邃通神於石塢，僧生感衛於空山，道罔臨危而獲濟，慧慶將沒而蒙全，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徵應外啓。經云：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粵虛哉。若乃凝寒靜夜，朗月長宵，獨處閑房，吟諷經典，音吐適亮，文字分明，足使幽顯忻

踊，精神暢悅，所謂歌誦法言，以此爲音樂者也。讚曰：

法身既遠，

所寄者辭，

沈吟反復，

惠利難思。

無怠三業，

有競六時，

化人乃衛，

變衆來茲。

此焉實德！

誰與較之？

興福

晉并州竺慧達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穌，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爲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卽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懺爲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刹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宣王時。

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卽此一也。旣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豎一剎，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爲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惔，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惔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爾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趺，浮在水上，卽收送縣，縣表上臺，勅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惔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旣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爲高惔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耳。惔卽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歔涕泣，像卽放光照於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達以剎像靈異，倍加翹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疑爲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

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虔，歌唄至德，卽風潮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二名迦葉，卽接還安置通玄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進適會稽，禮拜鄞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墟。達翹心束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修立龕砌，群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復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顗，復加開拓，達東西覲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晉武陵平山釋慧元

竺慧首

釋慧元，河北人。爲人性善，喜慍無色。常習禪誦經，勸化福事，以爲恆業。晉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餘僧，餐蔬幽遁，永絕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

依而集衆，未嘗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絕粒，唯餌松柏，因登山蟬蛻焉。

晉京師瓦官寺釋慧力

釋慧力，未知何許人。晉永和中，來遊京師，嘗乞蔬食，苦行頭陀修福。至晉興寧中，啓乞陶處以爲瓦官寺，初標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標塔基輒東移十餘步，旦取還已，復隨徙，潛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力仍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立寺後三十年，當爲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人都無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卽勅楊法尚、李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塑五像及戴顓所冶丈六金像。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無如之何，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也，乃臂胛肥耳。旣鑄減臂胛，而面相自滿，諸工無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獻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

王謐嘗入臺，見東掖門外，有寺人擲擣所著處，輒有光出，怪令掘之，得一金像，含光跌長七尺二寸，謐卽啓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末，送出瓦官寺，今移龍光寺。

晉京師安樂寺釋慧受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私期說之。期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卽詣王陳之。王大喜，卽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爲剎柱。受將沙彌試至新亭江尋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吾所夢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豎立爲剎，架以一層，道俗競集，咸歎神異。坦之卽捨園爲寺，以受本鄉爲名，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鬬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於今崇麗焉。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釋僧慧，未知何許人。自少來好修福業，晉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始遷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篋如故，無所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宋山陰法華山釋曇翼

道敬

釋曇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涉，又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闍之狀，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顓，富春人，陳載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立碑山寺，旌其遺德。會稽孔道製文。翼同遊曇學沙門，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有韶相灌蒨，並東嶽望僧，咸共憩焉。時有釋道敬者，本瑯琊胄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丘

壑，棲於若耶山，立懸溜精舍。敬後爲供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宋豫州釋僧洪

釋僧洪，豫州人。止於京師瓦官寺，少而修身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鎔鑄始畢，未及開模。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帝時爲相國，洪坐罪繫於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問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無憂。見像胸方尺許，銅色焦沸。會當行刑，府參軍監殺，而牛奔車壞，因更剋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殺僧洪者可原，遂獲免。還開模，見像胸前果有焦沸。洪後以苦行卒。

宋京師釋僧亮

釋僧亮，未知何許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劭，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劭曰：廟旣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卽給人船，三日三夕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

俱進，去廟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言，蛇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未取一，而觚已滿。唯神牀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蠅，蜓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最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遇風水甚利，比群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爲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宋京師延賢寺釋法意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三十三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建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意爲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云：此處尋有諸變，後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爲福業。俄爲野火所燒，後齊諧及張寅等藉杯度之旨，語在度傳，乃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於三日，懇惻彌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恐是金帛，試令人

掘入二尺許，泣然清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齊南海雲峰寺釋慧敬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爲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衆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岑永安諸寺。敬既精於戒節，而志操嚴明，故嶺外僧尼咸附諸稟。後被勅爲僧主，訓領有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彌，忽爲鬼所打，後山精見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屬不解，橫撓法師眷屬。有頃，悉皆平復。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

齊南海藏微山釋法獻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衰，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攜手來歌云：藏微有道德，歡樂萬未央。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欲斷，何不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接，得無折損。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事，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後不知所

終。

齊上定林寺釋法獻

文暢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仍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博通經律，志業強悍，善能匡拯衆計，修葺寺宇。先聞猛公西遊，備矚靈異，乃誓欲忘身，往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于闐，欲度葱嶺，值棧道斷絕，遂於于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十五粒，並觀世音滅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茲國金鎚鏤像，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別記。佛牙在烏纏國，自烏纏來芮芮，自來梁土，獻齋牙還京師，十有五載，密自禮事，餘無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俗。獻律行精純，德爲物範。瑯琊王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綬、沙門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誠訓。獻以永明之中被勅，與長干玄暢同爲僧主，分任南北兩岸。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白，文惠太子奉爲戒師。獻後被勅三吳，使沙簡二衆。暢亦東行，重伸受戒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

而不坐。後中興僧鍾於乾弘殿見帝，帝問鍾所宜，鍾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書王儉，先輩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稱，預正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興，見記傳自僞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尙自稱名，況復餘者？」搢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末卒，年與暢同，窆於鍾山之陽。獻弟子僧祐爲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寺司卽隨語開閣，主帥至佛牙座前，開函取牙，作禮三拜，以錦手巾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

梁剡石城山釋僧護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刻意苦節，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嶽寺，寺北有

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央有如佛燄光之形，上有叢樹，曲幹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輒見火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擎爐發誓，願博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翦，疏鑿移年，僅成面樸。頃之，護遘疾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有沙門僧淑，纂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溪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矍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卽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卽馳啓建安王，王卽以上聞，勅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徧，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逞夢見黑衣

大神，翼從甚壯，立於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律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鑿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克成，鑿磨將畢，夜中忽當萬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胷萬字處，猶不施金薄，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瘳，今年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梁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勅爲僧主，止京師正覺寺，敦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奇，江右稱最。州境或應有災祟，及僧尼橫延，疊戾，像則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屬，群虜共欲遷像，遂至萬夫，竟不能致。齊初，兗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驅逼衆僧，助守營壑。時虜帥蘭陵公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二州道人，幽繫圜

裏遣表僞臺，誣以助亂，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僞梁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少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禮拜，至心誓曰：衆僧無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罹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卽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卽燥。王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旣欣覩靈異，誓願瞻禮，而關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爲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造丈八無量壽像，以伸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淩遲，復致推斥。至梁，方以事啓聞，降勅聽許，并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萬斤銅，融瀉已竭，尙未至胷，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模內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勅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鑪側，於是飛輪消融，一鑄便滿。甫爾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至開模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萬，準用有餘，

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丘道招，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晃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道度，梁高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俄而遙見二僧，跪開像髻，逼就觀之，倏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勅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頻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徧上，微雨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像邊有光燄上下，如燈如燭，並聞鍵椎禮拜之聲，入戶詳視，揜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舶下，催督沿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華香之瑞。自葱河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

論曰：昔優填初刻栴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虔。爰至髮爪兩塔，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闍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刹興焉。其生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

牙雙跡，鉢杖唾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揭神異。爾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令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鑄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髻釋迦。於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泊於大梁，遺光粵盛，夫法身無像，因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眞儀隔化，情志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釜廔爲之生銘。丁蘭溫清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刹杪，慧力感瑞於塔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慧顯證於移燈，洪亮並忘形於鑄像，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專志於牙骨，竟陵爲之通感。僧護蓄抱於石城，南平以之獲應。近有光宅丈九，顯曜京畿，宋帝四鑠而不成，梁皇一冶而形備，妙相踊而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敬

佛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爲本，智慧必以福德爲基，譬猶鳥備二翼，一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勛哉？讚曰：

眞儀揜曜，

金石傳暉，

爰有塔像，

懷戀者依。

現奇表極，

顯瑞矜威，

巖藏地踊，

水汎空飛。

篤矣心路，

必契無違。

高僧傳初集卷十四

音釋

鼓

音詭，較也。

悝

枯回切。

滬

音戶，水名。

唄

蒲拜切，梵誦也。

鄧

莫候切。

墟

之亦切，基址也。

胛

占狎切，肩胛也。

鑢

良倨切，錯鑢也。

桴

抽居切，音樗。

簞

作管切，竹器。

迨

胡玩切。

艘

所鳩切，船也。

蜺

輭切，於珍切，蜺，蟲名。

鐸

興涉切。

嬰

居縛切，驚懼貌。

鎗

初限切，與切同，削也。

瑩

烏定切，磨飾也。

韞

蒲拜切，火章囊也。

愔

於金切。

高僧傳初集卷第十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經師

晉中山帛法橋

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卽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爾後誦經數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卽石虎末也。有弟子僧扶，亦戒行清高。

晉京師建初寺支曇籥

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籥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

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卻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簫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於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晉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法等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出家，止白馬寺，爲曇簫弟子，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無方。後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塵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爲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

道綜 超明 明慧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伎，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齊肩，綜善三本起及須大拏，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臺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

年卒，春秋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爲梵唄，長齋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宋安樂寺釋道慧

釋道慧，姓張，潯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廬山寺，志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合奇，製無定準，條章析句，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萬言，每夕諷詠，轉聞閭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卒，春秋五十有一。

宋謝寺釋智宗

慧寶 道說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乃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衆低昂，睡蛇交至，宗則升座一轉，梵響干雲，莫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無取焉。宋明忽賞道詮，譏者謂逢時也。

齊烏衣寺釋曇遷

法暢 道致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玄儒，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終古。彭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狎。遷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及范曄被誅，門有十二喪，無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爲湘州及三吳，並攜共同遊。齊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瓦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競遷等，抑亦次之。

齊東安寺釋曇智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攜與同行。蕭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十九。

齊安樂寺釋僧辯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羣鶴下集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震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因聲發而覺。卽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有工恆日。明旦卽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知，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齊白馬寺釋曇憑 道光

釋曇憑，姓楊，犍爲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旦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羣，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學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

銅鐘，願於未來當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於所住。時蜀中有僧道光，亦微善轉讀。

齊北多寶寺釋慧忍

釋慧忍，姓賁，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備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令慧微僧業僧尙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曇慧滿僧胤慧彖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遂傳法於今。忍以隆昌元年卒，時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牒句，殊有宮商。

釋曇辯

一往無奇，彌久彌勝。

釋慧念

少於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砢磻，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能流，偏善還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怯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浙左江西荆陝庸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也。已上八人無傳。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伸暢懷抱，褒述情志。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讚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爲殊，而並以協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則謂之以爲樂；讚法於管絃，則稱之以爲唄。夫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如聽唄，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歡喜。是以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頌於雙林，奉

報一化之恩德。其間隨時讚詠，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響於梵宮，或令無相之旨，奏於篴笛之上；或使本行之音，宣於竿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無以匹其工；激楚梁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籥，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聲，所存止一千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於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傳文宣等，並慇懃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存於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旨，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是以玄師梵唱，赤鸞愛而不移。比丘流響，青鳥悅而忘翫。曇憑動韻，猶

令象馬踳躅。僧辯折調，尙使鴻鶴停飛。量人雖復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爲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故經言，以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名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全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恍惚，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八寶明珠，未揜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哢，動韻則揄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諒足以超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爲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讚則號爲梵音。昔諸天讚唄，皆以韻入絃管，五衆旣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爲妙。原夫梵

唄之起，亦肇自陳思，始著太子頌，及睽頌等，因爲之製聲，吐納抑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世有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於今尙傳。卽敬謁一契，文出雙卷泥洹，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卽其法也。籥公所造六言，卽大慈哀愍一契，於今時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於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校，疇昔成規，殆無遺一，惜哉！此旣同是聲例，故備之論末。

唱導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慧明

釋道照，姓麴，西平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群典，以宣唱爲業。音吐嘹亮，洗悟塵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敍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果，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

矜一切。帝言善久之。齋竟，別覲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爲門師。宋元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

宋長干寺釋曇穎

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爲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便，足騰遠理。」穎嘗患瘡癰，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唾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之，猶似可活，卽取竹刮除涎唾，以傅癰上。所傅旣徧，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痂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勵節彌堅。宋太宰江夏王義恭最所知重。後卒於所住，年八十一。

宋瓦官寺釋慧璩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該覽經論，涉獵書史。衆技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

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罄無不妙。宋太祖文皇帝，車騎臧質，並提携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鎮荆，要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頃之，譙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唱導，帝問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順，況復爲逆？」帝悅之。明旦，別覲一萬。後勅爲京邑都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宋靈味寺釋曇宗

僧意

釋曇宗，姓號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辯口適時，應變無盡。嘗爲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爲懺悔？」宗曰：「昔虞舜至聖，猶云『予違爾弼』。湯武亦云：『萬姓有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德邁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大悅。後殷淑儀薨，三七設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僞，恩愛必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年，收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泣愴良久，賞異彌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談經新聲，哀亮有序。

宋靈味寺釋曇光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喜事五經詩賦，及算數卜筮，無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來所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翦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論，識悟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罄境推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給車服，人力月供一萬，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光曰：獎導群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爲辭？願必自力。光乃廻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出鎮北徐，携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齋七曜以決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稱善，卽勅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六十五。

齊興福寺釋慧芬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爲大衆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至烏江。

追騎將及，而渚次無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愍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候覓沙門試欲詰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卻辯老莊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爲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後病篤，服丸藥，人勸令之以酒。芬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終難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於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誠遺文云云。

齊齊福寺釋道儒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兗，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爲啓度出家。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響成製。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爲戒師。盧丞相伯仲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爲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

齊瓦官寺釋慧重

法覺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願言未遂，以長齋菜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爲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明六年，勅爲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沈，言不經營，應時若瀉。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瓦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時瓦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齊正勝寺釋法願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爲梅根治監，有施愼民代之。先時文書未校，愼民遂偏當其負。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愼民死，除願爲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技及著爻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殷、沈慶之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

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鉗鎖。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卽勅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彀出鎮廣州，携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羽檄嶺南，彀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勳。果如願言，彀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刺史共欲滅衆僧牀脚，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於孝武，卽勅願還都。帝問願何致故詐菜食，願答：菜食已來十餘年。帝勅直閣沈攸之，強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廻其操。帝大怒，勅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爲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帝親事幼主，恆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卽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乞還鄉。至鄉少

時，勅旨重疊，願後出，憇在湘宮，鑾駕自幸，降寺省慰。願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既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鏡，以爲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妓樂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秉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往必直前，無有通白，咸致隨喜，日盈萬計。願隨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糴米穀，散餉魚鳥，或貿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數不可紀。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心抱，無事宮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爲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籩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燄將及，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卽苦心歸命，於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年，年八十七卒。

齊齊隆寺釋法鏡

道觀 寶興 道登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事未獲從。值慧益燒身，啓帝度二十人，鏡卽預。

其一也。事法願爲師，既得入道，履操冰霜，仁施爲懷，曠拔成務。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竟陵文宣王，厚相禮待。鏡誓心弘道，不拘貴賤，有請必行，無避寒暑。財不蓄私，常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爲性敦美，以賞接爲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瓦官道親、彭城寶與、耆闍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忝前列，傾衆動物，論者從之。今上爲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寺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於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啓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升高座，躬爲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鐘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爲用也。辭吐俊發，

適會無差，辯之爲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橫逸，才之爲用也。商摧經論，採撮書史，博之爲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爲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衆，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卻尋經導二伎，雖於道爲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煙蓋停氛，燈帷靖耀，四衆專心，又指緘默，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敍哀感，則灑泣含酸。於是闔衆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鐘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遑迫懷抱，載盈戀慕，當爾之時，導師之爲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有一分可稱，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

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己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繆，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宣唱。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時禮拜中間，懺疏忽至，既無宿蓄，恥欲出頭，臨時抽造，審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謦咳，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徒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乖古佛之教。既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濫吹之譏，終致伐匠之咎。若然，豈高僧傳之謂耶。

高僧傳初集卷第十五

音釋

責

古怪切，與劇同。

砢砢

砢，披萌切，磕，口答切，砢砢，石相築聲。

蹢躅

蹢，具員切，躅，渠足切，蹢躅，不伸也。

湮

於眞切，沈也。

弟子孤子王曼顥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迺至法旣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槧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拾，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攬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榷，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旣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繁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繇互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玄約豈加。以高爲名，旣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

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竟無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籀龍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厓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尙高僧。故漸染已來，照明遺法，殊功異行，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策自課之勤，長慕鉛墨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閑，厝心傳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三省。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輕樹十科。商榷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備疏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旣學兼孔釋，解

貫玄儒，抽入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悞慙；今以所著讚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繆，請備斟酌。釋慧皎白。

右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法師學通內外，精研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並爲世軌。又撰此高僧傳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甲戌歲二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爲首經營，葬於廬山禪閣寺墓。時龍光寺釋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耳。